

| | | | |
|-----|---|---|---|
| 漢書門 | | | |
| 四 | 七 | 一 | 二 |
| 三 | 六 | 函 | 號 |
| 四 | 架 | 冊 | 類 |
| 六 | 九 | 冊 | 類 |

| | | | |
|------|---|---|---|
| 内閣文庫 | | | |
| 三 | 二 | 函 | 冊 |
| 四 | 七 | 一 | 二 |
| 三 | 六 | 函 | 號 |
| 四 | 架 | 冊 | 類 |

| | |
|------|---------|
| 内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4712 |
| 冊數 | 69 (58) |
| 函號 | 362 69 |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百三十三說目錄

唐

韓退之 二篇

李元賓 一篇

李甘 一篇

柳子厚 一篇

楊夔 二篇

袁皓 一篇

李習之 一篇

來鵠 二篇

宋

蘇明允 二篇

王介甫 一篇

周茂叔 二篇

胡邦衡 一篇

石守道 一篇

蘇子瞻 一篇

張子韶 一篇

朱仲晦 一篇

司馬君實 一篇

陳君舉 二篇

楊長孺 一篇

元

劉夢吉 一篇

虞伯生 一篇

吳幼清 二篇

虞樸 一篇

何世 一篇

傅 一篇

李繼本 三篇

國朝

劉基 一篇

朱善繼 一篇

黃淮 一篇

揭軌 一篇

王達 一篇

胡儼 一篇

劉迎簡 一篇

陳繼 一篇

錢溥 一篇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三十三說目錄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三十三

左長史上海李伯興編輯

紀善慈谿馮厚校正

說類

唐

師說

韓退之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入也遠矣猶且從

問焉今

之眾人其去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也 聖益聖
愚亦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 其皆出於
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
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
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
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
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群聚而笑之問之
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是羞官盛則
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百工之人君子鄙
之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長弘師
襄老聃鄭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
有我師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
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

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請學於余余嘉其能行
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雜說四首

龍嘘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
玄閼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雲
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為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
之所能使為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
憑依信不可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為也易曰雲
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善醫者不視人之瘠肥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
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天下
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脉也脉不 雖瘠不害
脉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為天下乎

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傳數十王而天下
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心於諸侯聚
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是故四支
雖無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四海雖無事不足矜也紀
綱而已矣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
天扶與之易曰視履考祥善醫善計者為之

談生之為崔山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恠哉然吾觀於人
其能盡其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
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為乎昔之聖者其首有若牛者其
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有若蒙俱者彼其貌
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即有平脅曼膚顏如渥
丹美而狼者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邪然
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可否為不失

也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余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
作之故題之云爾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
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枥之間不
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
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
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里
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不能通其意
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良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識
馬邪

捕蛇者說

柳子厚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
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孳蹠癩癘去

死肌殺三蟲其始大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寡有能捕
之者當其祖入求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術三
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
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感者余悲之且曰若
毒之乎余將告于蒞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
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
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
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
蹙殍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飢渴而頭陪
觸風雨犯寒暑呼吸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
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
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而徙
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

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
甘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卧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
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
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
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予聞而愈悲孔
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
嗚呼熟知賦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為之說以俟夫
觀人風者得焉

國馬說

李習之

有乘國馬者與乘駿馬者並道而行駿馬鬣國馬之鬣
血流於地國馬行步自若也精神自若也不為之顧如
不知也既駿馬歸芻不食水不飲慄而立者二日駿馬
之人以告國馬之人曰彼蓋其所羞也吾以馬往而喻

之斯可矣乃如之於是國馬見駿馬而鼻之遂與之同
櫛而芻不終時而駿馬之病自己夫四足而芻者馬之
類也二足而言者人之類也如國馬者四足而芻則馬
也耳目鼻口亦馬也四支百骸亦馬也不能言而聲亦
馬也觀其所以爲心者則人也故犯而不校國馬也過
而能改駿馬也有人焉恣其氣以乘人人容之而不知
者多矣觀其二足而言則人也耳目口鼻亦人也四支
百骸亦人也求其所以爲人者而弗得也彼人者以形
骸爲人國馬者以形骸爲馬以彼人乘國馬人皆以爲
人乘馬吾未始不謂之馮乘人悲夫

交難說

李元賓

交之難兮久矣且苟合兮爲恥昔人病於無友嗟友不
可以已矣絕壑萬丈歔歔龍吟玄雲遂興六合爲陰碧

山嵌空虎嘯其中百獸悍慄欻然長風夫物以類感何
感不致交以心契何心不契何心不秘然執可久之契
先古稱利言求於斯不可易易二氣陶甄曰人是先足
矩地首規天大撲摧頽六情入焉一與一奪失其自然
積有億年人增險難使我行無所之居無所安海流濺
賤潰我素源源無清流棄沈逐浮作色自伐僞心相求
睚眦竭歡未竟成讎一日銷落速如涼秋其榮無遺俗
態豈留獨見神岳寒栢千尋無儔直天而生高略斗牛
下睨群植匪堪與謀何者爲交窮達不偷樂亦同樂憂
亦同憂生死循環其道率田破產之患不相爲醜如斯
之謂也昔夷吾九合之策知者不孤巨卿千里之哭今
也則無石父解縛於齊相智營負慚於費夫行微其可
有乎知我則友何微之居古之奉交多不獲全耳餘之

初刎頸慨然隱憫就辱激昂自堅及其據兵而坐勢不相果白刃可吹赤心乃攜憑怒相殺氣干虹蜺嗚呼噫戲也交之難兮一子苟合忿深咆哮余當識之不妄語交矧今之人兮無異蒙虺蜥是故獨處兮而悲蠅蝟冀幸歟可振予願言與鄰驂吾祖之駕捧仲尼之輪義者有其義仁者師其仁不其仁不其善歟何滯於斯

植蘭說

楊夔

或種蘭荃鄙不遘茂乃法圃師汲穢以漑而蘭淨荃潔非頓乎眾莽苗既驟悴根亦旋腐噫貞哉蘭荃歟遲發舒守其元和雖瘠而茂也假雜壤亂天真雖沃而斃也守貞介而擇祿者其蘭荃乎樂滛亂而偷位者其雜莽乎莽之偽爵者孰若龔勝之不仕耶食述之僭祿者孰若管寧之不位耶嗚呼葉圃者以穢為主而後見龔管

之正

原晉亂說

晉室南遷制度草創承永嘉之後囂風未除廷臣中猶以謝鯤輕佻王澄曠誕競相祖習以為高達卞壺厲色於朝曰帝祚流移社稷傾蕩職茲浮偽致此隳敗猶欲崇暴虛誕汙蠹時風奏請鞠之以正頽俗王導庾亮抑之而止噫西晉之亂百代所悲移都江左是繁源端木之日也猶乃翼虛駕偽崇扇佻薄躡諸敗迹踵其覆轍以此勅立朝綱基構王業何異登膠舩而汎巨浸操朽索以馭奔駟乎設或行卞壺之奏黜屏浮偽登進淳實左右大法維持紀綱則晉祚亦未可量也其後王敦作逆蘇峻繼亂余以為晉之亂不自敦峻而稔於導亮

儉不至說

來鵠

剪腐帛而火焚者人聞之必遽相驚曰家之何處燒衣耶委餘食而在地者人見之必遽相駭曰家之何處棄食耶燒衣易驚棄食易駭以其衣可貴而食可厚不忍焚之棄之也然而不知家有無用之人廐有無力之馬無用之人服其衣與其焚也何遠無力之馬食其粟與其棄也何異以是焚之以是棄之未嘗少有驚駭者公孫弘為漢相蓋布被是驚家之焚衣也而不能驚漢武國恃奢服晏子為齊相豚肩不掩豆是駭家之棄食也而不能駭景公之廐馬千駟

儒義說

天下之命脩文士曰儒士言其書曰儒書是謬久矣夫儒者可器之士之號也何者以其不達於事濡滯焉且以詩書之法未嘗言以周易春秋之文未嘗載斯明矣

唯論語言當為君子儒豈為小人儒禮記儒行篇知是非仲尼之言也夫聖人之言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賓主之法而已矣是儒者無定不約其事而制之何必曰儒苟若是則曰佛曰道何怪耶夫士之出也進道德行禮樂以治其身心能語言明仁義則曰儒士不善而為武夫夫控弦荷戈賤隸之徒也苟脩其文而不知武烏得為君子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夫文所以導乎忠孝若武所以戢乎叛逆二事之用以求于是而已某是知古今之人慮或未精故也輒建斯議以為世式

竄利說

李甘

吾竄乎奚竄吾竄利也利所趨也所竄也吾將為之所為也吾豈為人之所為也哉今是頑人曾無不忍之心

然常獨有忍心者繇害於利也且謂螻蟻大於麋鹿則許之乎聲不許也然人顧而遭螻蟻則迂足而活之過而傷螻蟻則失聲而痛之顧而見麋鹿則援弓而逐之幸而中麋鹿則失聲而喜之忍於大者不忍於小者何歟麋鹿利於口腹也螻蟻不利也故居於利則雖麋鹿忍也不居於利則螻蟻不忍也然則羈於利而忍於麋鹿者獨小人耶長人有甚焉長人則果忍於人矣烏有是哉前有將官兵以誅恒蔡叛者不十餘戰而能殺萬人則師喜不能殺萬人則師恥豈翅忍乎從有侈富而劫死者有怨曠而姦死者有飢寒而道路死者有加兵死之數今是長人固有不忍之心然獨時有忍心者亦繇害於利也是故利滋博者忍滋多也吾方與之角利將在不忍乎故曰吾竄乎奚竄吾竄利也如此俛讀

倚詠孽孽於策試者竄而非耶然吾之所竄竄乎心也不竄乎身昔者趙孤正晉先盟五合諸侯傳曰生不及利彼豈竄吾身哉

吳相客說

袁皓

孫室李壞其相更相語曰不日不月吾其晉臣乎有客前而語曰相君不聞物之化者耶蛇化為龍龍之孫見蛇而笑之謂君祖之世龍為殊不知鱗之腥尚存乎大澤之畔家化為國國之人見家必笑之謂吾祖之世國焉殊不知耕稼之具未朽於歷山之下蓋由知龍而不知蛇知國而不知家噫堯舜聖人也丹均而不能嗣而况吳以干戈而得耶相君喻而泣

宋

名二子說

蘇明允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為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為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轍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不及轍是轍者禍福之間轍乎吾知免矣

仲兄文甫字說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群元吉曰嗟夫群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群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可無為我易之洵曰唯既而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渟洄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太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

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蛇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陵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網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穀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汨乎順流至乎滄海之濱磅礴涵湧號怒相軋交橫綢繆放乎虛空掉乎無垠橫流逆折潰旋傾側完轉膠戾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燄跳者如鶩躍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乎文哉無意於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為文而不能不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曰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為文刻鏤組綉非不文也而不可以論乎自然故夫天下

之無營而文生之者唯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爲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則天下以爲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之唯吾兄可也

恠說

石守道

三才位焉各有常道反厥常道則謂之怪矣夫三光代明四時代終天之常道也日月爲薄蝕五星爲彗孛可怪也夫五嶽安焉四瀆流焉地之常道也山爲之崩川爲之竭可怪也夫君南面臣北面君臣之道也父坐子立父子之道也而臣抗於君子敵於父可恠也夫中國聖人之所常治也四民之所常居也衣冠之所常聚也而鬢髮左衽不士不農不工不商爲夷者半中國可怪也夫中國道德之所治也禮樂之所施也五常之所被

也而汗漫不經之教行焉妖誕幻惑之說滿焉可怪也夫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庶人祭于寢所以不忘孝也而忘而祖廢而祭去事夷狄之鬼可怪也夫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農能殖百穀祀以爲稷后土能平九州祀以爲社帝嚳堯舜禹湯文武有功烈於民者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而老覲佛寺徧滿天下可怪也人君見一日蝕一星縮一風雨不調順一草木不生殖則能知其爲天地之怪也乃避寢減膳徹樂恐懼責已脩德以禳除焉彼其滅君臣之道絕父子之親棄道德悖禮樂裂五常遷四民之常居毀中國之衣冠去祖宗而祀夷狄汗漫不經之教行妖誕

幻惑之說滿則反不知其為怪既不能禳除之又崇奉焉時人見一狐媚一鵲噪一梟鳴一雉入則能知其為人之怪也乃啓穴祈祭以厭勝焉彼其孫其子其男其女忘而宗祖去而父母離而常業裂而常服習夷教祀夷鬼則反不知其怪既厭勝之又尊異焉愈可怪也甚矣中國之多怪也不為怪者幾少矣噫一日蝕一星縮則天為之不明一山崩一川竭則地為之不寧釋老之為怪也千有餘年矣中國蠹壞亦千有餘年矣不知更千有餘年釋老之為怪也如何中國之蠹壞也如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不生吁

保身說

司馬君實

天下有道君子揚於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清撩虺蛇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惟郭泰既明且括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已

龍說

王介甫

龍之為物能合能散能潛能見能弱能強能微能章惟不可見所以莫知其鄉惟不可畜所以異於牛羊變而不可測動而不可馴則常出乎害人而未始出乎害人夫此所以為仁為仁無止則常至於喪已而未始出乎喪已夫此所以為智止則身安曰惟知幾動則利物曰惟知時然則龍終不可見乎曰與為類者常見之

核說

蘇子瞻

蓋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
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
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
糝而多實又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
寸寸而取之日夜而望之鋤耨銍艾相尋於其上者如
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熟
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大過今之人也
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而閔閔焉如
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
充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父屈之中而用於既
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君子
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
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

也吾今雖欲自以爲不足而衆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
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學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
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
其亦以是語之

舟說

陳君舉

吾子知舟之所以治遠乎凡治大舟其檣以負艫欲其
屹乎其不撓也其艫以彌風欲其驚乎而不靡也其柁
以轄乎軸欲其壯以殿奔也其磴以枕乎艫欲其堅以
鎮浮也其維以縻欲其固而莫之脫也其櫂若篙以擢
欲其勁而莫之折也其蓬以却雨欲其績密而厚也其
緡以捍濤欲其端方以宰也而又樯焉以達遠戈焉以
禦害則以航于川以實萬斛肆千里行遭匯狀松亂石
晝晦暝大颺掀而無慮不然而斬杙以播之裂席以艫

之續綆以維之折竹以篙之編蒲以蓬之冒而航焉以
幸一濟之不覆則溺嗚呼君子者濟乎世之舟也而溺
乎其器以空中之質冒焉而求速能不覆且溺邪今吾
子之舟其才良而文其器厚而深吾所望乎致遠者也
雖然其所待者闕如也吾子而能豐其所中而不倚也
爲樁大其所受可則舒否則翕也爲艦截乎其所守徑
乎其趨爲施正於動引而不發爲磴某人宜師某人
宜友擇而附麗焉爲維勇而不懈乎進爲權若篙謹重
以屏其患焉爲蓬峻整以遠其侮焉爲艚則吾始無虞
於子不然其以致遠也殆也哉吾聞子試于學驟先諸
先登吾固憂其挾少年之弱器以其空中而幸然於一
濟冒焉而遂求速也詩不云乎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
之憂矣不遑假寐以吾子學夫詩也於是乎贈舟說

責盜蘭說

予寓梓溪一夕友人以園隅蘭芳告予往視之愛其美
而憫其不知於人也遂出置于庭數日香無聞欲去而
猶遲之既卒以不香遂目之曰盜蘭而語之曰吾聞鼠
有似豹大小異形吾得以辨其爲鼯鳥有似鳳赤紫相
聞吾得以辨其爲鶩石雖似玉疵而不醇吾固知其爲
瑋草雖似苗秀而不實吾固知其爲莠彼固有近似吾
惑之今汝蘭其形蘭其色蒼簪焉而癭葉脩焉而持吾
乃薙如蘆剪荆棘出汝於散地置汝於坐側汝乃假蘭
之名乏蘭之德猶如其臭茗如其賊吾方汝竊其近似
以自欺深其偽而難測者也向使漢宮舍汝何以對乃
辟楚人舍汝何以祛乃祥鄭君失汝何取乎七穆之端
屈原去汝何誇乎九畹之芳然則汝之盜蘭而香亦何

異人之盜儒而實亡吾試言汝以證夫人陽短石顯盜
吾公也陰附王鳳盜吾直也釣名布被盜吾儉也伏死
諫墀盜吾忠也託經以媚婦盜吾學也口聖而行市人
盜吾誠也是皆君子近之而不知其讒人主俯之而不
覺其姦此社稷所以危覆忠良所以凋殘吾今可置汝
於中庭是君可置斯人於百官也吾故劾魯司寇誅少
正卯之義戒鄭寤生去叔段之難亟命除汝其何安蘭
曰伏辜願屏園樊

愛蓮說

周茂叔

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唐
來世人甚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
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
觀而不可褻翫焉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

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之
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衆矣

太極圖說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
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而
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
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
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
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
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
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
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
神合其吉凶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

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
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歲寒知松柏說

張子韶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此夫子因物以見興
也夫時當春氣群英秀發萬木交榮松柏於春固不變
其色時方凜冽嚴霜摧折萬木禿立松柏於冬亦不變
其色論絢爛顏色則不如天桃論搖舞春風則不如苑
柳而論不懼冰雪飽足風霜挺然不群卓爾獨立者唯
松柏為然推之於人固亦有之蓋不有歲寒何以見松
柏不有華父之亂何以見孔父不有里克之亂何以見
昔息不有朱萬之亂何以見仇牧祿山之亂然後知果
卿之節希烈之亂然後知真卿之節朱泚之亂然後知
段秀實之節彼是數君子平昔在公卿大夫中頹然委

順於眾人中猶松柏之在千花萬卉中也彼方舍英咀
華吾則老鱗瘦節正見棄於兒童彼方誇多鬪靡吾則
嘯月吟風正見嗤於婦女及秋霜一降前日青紅皆已
飄零墮墜與糞壤同為灰塵倉卒遽生前日搢紳皆已
屈膝叩頭與逆賊同其歡宴彼所謂松柏與君子者方
且愈厲愈壯愈苦愈新當凜冽猶三春履艱難猶平地
確乎不拔浩然自守而大厦棟梁之榦日以不傾三綱
五常之倫得以不墜然則松柏與君子豈求之他人哉
皆自得於正氣而已是故君子之學不在於投合耳目
取悅世俗而已要當格物知至誠意正心凡艱難險阻
之狀盡安之於飲食起居之間禍患之來不枉不隨何
憂何懼謀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死之與生
付之天命雍容談笑以趨之此正孔子之學也因松柏

以發興其旨不亦遠乎

梅說

楊長孺

易曰乾為天前輩論乾與天異謂天者天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某因觸類而思之不但乾與天異而已事事物物莫不皆有形體性情林和靖詠梅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此為梅寫真之句也梅之形體也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此為梅傳神之句也梅之性情也寫梅形體是謂寫真傳梅性情是謂傳神愚見偶然未知是否願商確之

獲麟說

胡邦衡

說公羊者以為蕭韶作而鳳至春秋成而致麟而王公亦云王道之成乃致天瑞意鳳皇來儀自然而致也西狩獲麟因狩而獲也麟果為瑞而來則當如鳳之儀于庭不應獲而致也獲者得之難不曰麟來而曰麟獲以見窮蒐遠狩搜原滌藪暴殄天物雖若麟者且不免焉則時可知矣鳳之來儀亦豈如是而見獲耶豈春秋之時亦如舜之時也使如舜之時則蕭韶雖不作而鳳自至如春秋之時雖日奏韶濩而鳳亦遠矣麟肯自出耶自鳳儀之後舜政日隆自麟獲之後孔子遂卒宗周遂亡然則麟之不為春秋之瑞應章章明矣

定性說

朱仲晦

定性者存養之功至而得性之本然也性定則動靜如一而內外無閒矣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不以其定乎君子之學亦以求定而已矣故擴然而大公者仁之所以為體也物來而順應者義之所以為用也仁立義行則天下之動一矣所謂貞也夫豈急

於外誘之除而反為是憧憧哉然常人之所以不定者非其性之本然也自私以賊夫仁用知以害夫義是以情有所蔽而憧憧耳不知自反以去其所蔽顧以惡外物為心而反求照於無物之地亦見其用力愈勞而燭理愈昧益以憧憧而不自知也良其背則不自私矣行無事則不用知矣內外兩忘非忘也一循於理不是內而非外也不是內而非外則太公而順應尚何事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怒太公而順應天理之極也眾人之喜怒自私而用知人欲之盛也忘怒則公觀理則順二者所以為自反而去蔽之方也夫張子之於道固非後其學所敢議然意其強探力取之意多涵泳完養之功少故不能無疑於此程子以是發之其旨深哉

元

唯諾說

劉夢吉

唯恭於諾何也曰各有所施也呼之則其音必內故唯以趨赴之若取物而奉之也命之則其聲必外故諾以承受之若與物而受之也夫其所施則文理從而亂矣豈但是乎凡物無無對者無無陰陽者而聲亦然其意象之清濁闔闢亦莫不合也姑以進退存亡吉凶消長體之則可見矣此天機之所發而禮樂之所由生雖天地亦不知其所以然者豈但人乎物之聲亦然豈但聲乎凡形色氣味皆然也而況古今之時變事物之倫理聖人何嘗加損於其間哉雖妙此理而宰此事者心焉而已矣必盡夫心也然後聲為律而身為度苟為不然幾何其不為無適非道之道作用是性之性也

無極而太極說

吳幼清

太極者何也曰道也道而稱之曰太極何也曰假借之辭也道不可名也故假借可名之器以名之也以其天地萬物之所共由也則名之曰道道者大路也以其條派縷脉之微密也則名之曰理理者玉膚也皆假借而為稱者也真實無妄曰誠全體自然曰天主宰造化曰帝妙用不測曰神付與萬物曰命物受以生曰性得此性曰德具於心曰仁天地萬物之統會曰太極道也理也誠也天也帝也神也命也性也德也仁也太極也名雖不同其實一也極屋棟之名也屋之脊樑曰棟就一屋而言惟脊樑至高至上無以加之故曰極而凡物之統會處因假借其義而名為極焉辰極皇極之類是也道者天地萬物之統會至尊至貴無以加者故以假借屋棟之名而稱之曰極也然則何以謂之太曰太之為

言大之至甚也夫屋極者屋棟為一屋之極而已辰極者北辰為天體之極而已皇極者人君一身為天下衆人之極而已以至設官為民之極京師為四方之極皆不過指一物一處而言也道者天地萬物之極也雖假借極之一字強為稱號而曾何足以擬議其彷彿哉故又盡其辭而曰太極者蓋曰此極乃甚大之極非若一物一處之極也然彼一物一處之極極之小者耳此天地萬物之極極之至大者也故曰太極邵子曰道為太極太祖問曰何物最大答者曰道理最大其斯之謂歟然則何以謂之無極曰道為天地萬物之體而無體謂之太極而非有一物在一處可得而指名之也故曰無極易曰神無方易無體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斯之謂歟然則無極而太極何也曰屋極辰極皇極民極

四方之極凡物之號爲極者皆有可得而指名者也是則有所謂極也道也者無形無象無可執著雖稱曰極而無所謂極也雖無所謂極而實爲天地萬物之極故曰無極而太極

致愬亭說

墓焉而體魄安廟焉而神魂聚人子之所以孝於其親者二端而已何也人之生也神與體合而其死也神與體離以其離而二也故於其可見而疑於無知者謹藏之而不忍見其亡於其不可見而疑於有知者勤求之而如或見其存藏之而不忍見其亡葬之道也求之而如或見其存祭之道也葬之日送形而往於墓葬之後迎精而返於家也一旬之內五祭而不爲數惟恐其未聚也及其除喪而遷於廟也一歲之內四祭而不敢疏

唯恐其或散也家有廟廟有主祭之禮於家不于墓也墓也者親之體魄所藏而神魂之聚不在是以時展省焉展省之禮非祭也近代所謂祭者乃或隆於墓而略於家夫伊川野祭古所深慨習俗之由來漸矣不有禮以稽其弊則雖豪傑之士亦且因仍而莫怪予嘗適野見車馬塞道士女盈盈於墟墓之間少長咸集攀號悲泣彷彿初喪之哀未嘗不嘉其孝誠之篤而亦不能不嘆夫古禮之泯也往平梁潤之篤於親者作亭墓間朝之聞人爲扁曰致愬或者又引祭義以發明之俾梁氏孝思悠悠不能已其言豈無助哉雖然祭義所云皆廟祭之事非可施之墟墓間也梁之子宜國子伴讀復請於予予以古人之正禮告禮有其義人之報本反始求之於有而不求之於無非達鬼神之情狀者未易語

此京兆蕭君曰爲祠堂於所居揭斯扁於齊室庶乎其可斯言也不亦善於禮矣夫

權說

何榮祖

或問權之爲說漢儒解之於前宋儒非之於後不識權者果何物也愚曰權亦事之宜也然則權與義同乎曰不同請聞其說曰有常之宜曰義臨時之宜曰權問者未達曰權之說如此不有害於道乎曰否孟子嘗言之矣權正謂害道者設也竊嘗思之盈天地之間往者過來者復裁制萬事變通無窮者惟其義而已蓋仁者義之愛也智者義之辨也禮者義之儀也中者義之則也信者義之實也雖然人之情萬殊事之出萬變或愛有不可施智有不可用禮有不可執中有不可定信有不可必是皆孟子所謂害道者也聖人知其然故曰可與共

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夫權者聖人憂道之深謀處變之大用也如可乎不可乎不可此義也或可之中有不可而不可之中有可此權也權與義無非道也然君子之用心所當日進者學也深造者道也謹守者義也不可預知者權也愚故曰有常之儀曰義臨時之宜曰權

李侯諸子名字說

虞伯生

河東李侯有子若姪七人皆長矣一日悉命以名而字之曰思慎字克孝者侯之兄子也曰思謹字克忠曰思善字克敏者侯仲弟之子也曰思德字克峻者侯之子也曰思貞字克固曰思信字克誠曰思勤字克敏者侯李弟之子也其取諸字義者蓋因其性之所近而揀其習之所偏以示勉勵警戒之意云於是告虞集曰願

有以申其說使照然知所以為教者永久不忘也集曰古者筮賓而冠既冠而字則辭而祝焉禮也而集不令不足為之辭不敢當也且知子莫若父其所以命子者宜必深切而至當矣為子者受言藏之而用力焉革其所未善勉其所未能充其所未至則一言也終身行之而有餘矣不然則雖使儒生數十更休而迭喻之亦只益哉雖然集不敏忝以誦道古訓為職事其敢固辭乎乃祝之曰勗爾思慎必戒必懼以事爾親爾不克慎不孝之名將在爾身可不慎哉勗爾思謹必競必業以事於君爾不克謹不忠之名將累爾親可不謹哉勗爾思善善固爾有爾不加敏善曷能至勗爾思德德稟自天既畷且明勿虧其全貞德之固信德之實勉哉爾勤三思勿失既祝已又語之曰謹慎勤以行言也善與德以

得諸天而有諸己者為言也貞信以德中之一事而為言也大抵皆文之美者也文之美者遽數之不能既其類七言者又安足以盡之要其歸在於能思而已箕子曰思曰睿睿作聖孟子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至哉思乎一有不思則慎謹者肆而勉者惰矣善不明而德不立矣貞者不貞而信者不信矣思之哉思之哉苟思之則忠孝而下凡百行之美無不能矣二三子思之哉終日不食以思終夜不寢以思則父命之嚴必能深求其意而有立於成矣然則吾見李氏之子孫福祿方來而未艾也二三子勉之哉

蘇君字說

虞槃

趙郡蘇君聞為槃曰吾名天爵字伯脩願子為我著其說俾因是有省蓋庶幾朋友之義也槃聞之曰大矣哉

子之所以為名也。槃嘗惕然思，俛然學於是矣。昔者孔子曰：脩己以敬。子思子曰：脩道之謂教。何謂己目之視耳之聽心之思也？何謂道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節文、智之辨別也？脩之如何、視極其明而無所不見也、聽極其聰而無所不聞也、思極其睿而無所往而不通也、是之謂敬。由其仁而親疎之殺無不愛、由其義而貴賤之等無不宜、由其節文而委曲無不得其當、由其辨別而是非無不致其察、是之謂教。嗟夫人之所以為人者，具於吾身而耳目之用著焉、接於吾身而君臣父子之理交焉、舍是其無以致其脩矣。然而聰明之所運用、仁義之所擴充者，尤不可以不博也。動焉而念慮之祥、事為之著也、感焉而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也、苟皆有以窮其理、知而致其知、則學愈博、守愈約、脩之道不已、至乎或曰：器物必弊也、而後脩治之、文采必晦也、而後脩明之。若人之所以為人、其體固具、何俟於脩？嗚呼！為是說者，亦將清淨寂滅之歸、而姑為是無證之言也。卞之玉也、棠谿之金也、非素為器也、脩其質而器成焉。和之弓也、垂之竹矢也、非素能巧也、脩其業而巧著焉。故琢也、斲也、弦也、剡也、而工化其質、瑚璉也、戈矛也、弓與矢也、而物致其用、由是言之、學者敏於脩而已、敏於脩則體無不具、而用無不周、其亦有外此而可以言學者乎？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伯夷、柳下惠無以異於眾人也、而可以為百世之師者、何哉？脩其身而已耳。書曰：慎厥身、脩思永、則願與吾子共勉之也。

東塾說

傳與礪

大哉氣之機乎天圓而運四時行矣地方而載四維張
矣運者不息孰知其極載者無彊孰知其旁其為化則
有漸焉故天地尊嚴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天地
仁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天地果何心哉亦順
其化爾吾嘗觀夫東方之野日出乎海四方莫不照也
而瀕海之墟先被其光矣雲興乎泰山四方莫不雨也
而近山之土先承其澤矣故東者生物之始東作而西
成人理豈異於是哉仁以生之義以成之仁者其天地
之心乎以之親親而親順以之事君而君悅以之教民
而民信以之順物而物化故東於位為震於行為木於
時為春於五常為仁合天地人之道也吾求東墜之義
而得天地人之機作東野說

李慎言字說

李繼本

薊丘生李敏慎言嘗從予學謁予製其字說予告之曰
言須慎也慎則弗斃於行而為榮為吉不慎則多至謬
迷而為辱為凶故言不可以不慎非為箝其口而不言
也矧道原於天而寓於人使皆置之而不言何以詔斯
今而垂方來言焉而不慎何以植言行而繕厥躬昔者
仲尼氏非法不言故道貫乎古今顏子淵非禮勿言故
學優乎諸子參之質魯魯則其言也訥至於勤三省契
一貫守約不貳而卒承道宗言固慎也非訥也軻之才
高高則其言也放至於言仁義道性善風動衰世而上
配禹功言固慎也非放也去古日益遠聖賢不可作楊
墨之教興而正言廢儀秦之說倡而雄辯起稽阮之風
靡而清談盛其終至於壞人紀殺天下而賊後世蓋所
謂一言而喪邦者烏乎言曷可以不慎哉走素僕愚每

以多言得謗已而自誓言之當言者吾何敢默至於搖
吻鼓舌以逆夫利口之鋒吾知其無益於身而卒以取
敗吾固將閉口矣予聞衛武公慮其有口過賦白圭之
什以自警其後南宮緇曰誦其言至於數數而不置孔
子以爲賢而稱道之予用是稽諸方冊而得其慎言之
義其高非哆言其近非妄辭蓋易狂之砭礪作聖之矩
矱生質粹而氣清種學而樹德誠於是而締審之而固
執之則言其言也行其行也無絲髮之可貲議斯不亦
敏於事而慎於言乎生揖且謝曰敏之不德言也弗慎
而行也弗敏茲辱訓辭何異扣萬石之鐘而破鈔響也
雖然敏嘗讀書山林見夫栖真匿景之儔委身空寂一
念不起而坐待其冥會於不言之表斯亦可以慎言目
之耶予大噓曰彼蓋忘言非儒家者流所謂慎言也慎

言者必如洙泗之教而後可且予曷嘗教賢忘言哉
愚谿說

水至信也而狀類有萬不侔是豈水之性也繇於土壤
之厚薄形勢之激發耳予嘗觀于海浮于江亂于河淮
知中冷之水居天下第一而廬山之泉次之與夫渭之
清涇之濁湯泉之不火而熱醴泉之非飴而甘弱水之
不勝芥貪泉之蠱人心黃汗行潦之朝滿而夕除豈非
繇於土壤之厚薄歟夫江出岷漢出嶓河出崑崙而淮
出桐栢其初一髮之細耳由是放而之東也則泂渙淪
漣舟澄滄渙而一瀉千里迥若建瓴泊乎經龍門抗底
柱匯呂梁而柱之江涉葭萌捩灑瀨走崔塘而入於海
也則洶涌震蕩噴薄飛流鼓爲驚霆峙爲喬嶽而滔天
沃日渺漭無涯豈非由於形勢之激發歟故方其出也

抵礪壑觸沙石而不汨不汙其逝也彌夜晝窮歲年而
不涸不止其來也朝而朝夕而汐而不棘不徐是豈天
下之至信而孟軻氏所謂水之性者也汪仲常以愚谿
自號而徵予爲說余惟水之爲性也其靈長與天地同
體水之爲澤也其沾既與天地同功顧乃愚其名而污
之不已過乎夫仲常湖海之士也器度超越而才識瓌
奇當茲河清海晏之時豪俊之士孰不欲乘長風破萬
里浪而以聲光暴於天下哉仲常則發其英閱其光而
晦其迹其志非真有羨於顯愚之徒也特託此以自污
而放形江海之上故強名之曰愚谿仲常蓋自以爲愚
耳夫自以爲愚然後非愚彼有自謂非愚憇群愚而使
之愚是之謂自愚其愚其真愚之甚者歟當唐之季柳
宗元之居海上也亦嘗以是名其釣遊處渭溪之愚不

能利大舟漑五稼猶人之愚不能澤當時名後世也烏
季宗元以曲學附權姦而取貴顯卒至默於公議而委
骨窮荒宗元誠愚矣尚曰愚是溪以自解耶仲常蓋爲
我滌其泥揚其波以滌其士風之汚疏其源導其流以
歸於江河之大則予也行將與仲常游伊洛溯洙泗以
詣夫高明光大之域庶其有以祛夫子之愚也哉予或
不信有如白水

畊雲說

古之人遭叔季之世時不偶道不行託迹畊稼以栖息
山澤者多若伊尹畊莘嚴光畊富春諸葛亮畊南陽之
數子雖閱世滋久而高風大節播霄壤照冊書猶一日
也孫君德恒以名族負通才治劇郡有佳政當茲四海
淆亂操濟世之具以利天下也則宜今焉退藏林莽韜

英歛華不同田野之毗何耶蓋道不行時不偶則隱居以求其志焉耳故自號曰耕雲志乎古也然予嘗問於君曰耕者之業或在山或在野或在江湖之區山者勞野者饒湖江之區者大旱而不焦今孫君之耕匪山匪野匪湖江之區而直曰耕雲殆將厭世塗之紛糾抗霄漢而振蹕躬耕泱泱之壑與雲物為朋徒耶君曰吾自謝事以來居易之佳山水閒眺畝足安其身聲利不渝其志春陽鬯達雲氣垓北田彼南山于雲之下釋耒而休仗策以游第見太行諸峯迥與天際居庸龍門蜿蜒秀雄吐靈景而閱清氣而流雲萬頃騰沓下上如踞虎如游龍如奔馬如長風駕海而崇濤稽天可敖可嬉可嘯可歌可以狀無涯之世變而自樂其樂焉吾之得於耕雲之趣固在此而不在彼也不然何地無山何山無雲

何所無數畝田而欲高鶩遠蹈狂狂猶熊豕然耶矧雲之卷舒以時君子之出處似之耕之為業以勤君子之自食其力者似之方其耕而播播而耘耘而獲有秋不自知其力之勞也譬之雲焉瀟而簇簇而雨雨而澤萬植不自知其惠之周也然雨之惠在天者也耕之力在人者也在人者吾盡吾力焉耳在天者吾惟安於所遇以順適其天吾曷敢有幾微責報意也予聞而歎之曰余也抗塵而走俗慙德於君也多行將屏棄百事入巖壑弄泉石以問山中耕稼處下鄰以居息影林泉之下矣君曰子不觀雲乎而勤而靜而迹靡定子徒見吾耕於山不知吾將由山而野由野而湖江之區若雲之去而不可留也余曰士抱道而處若將終身至其遇也起而以身任道皇王當宇方蒐遺才致太平一日徵車至

止君必如雲之無心而出爾乎霄衢之上不則鎰於時矣故時可出則出李延興撰國朝

菜窩說

劉基

犁眉公謂東門子賤曰子之居東門也井地十畝既夷既壤俯壘為溝倚城為墉藩以枳林緯以藥傷是蓋比如東鉞鍤若攢鎗蛇蝎不能求其縫罅蚍蜉不能為之穴隙也何不墾之以種樹乎又何不耕之以藝稷黍乎不然何不大為之池分北山之泉流以養鱉與魚乎徒何為乎築陋室於其中擊糞土以為壁茨以腐茅蟻蝎是宅藉以瓦礫羊蹄豕迹與黠鼠為三客平明出門不馬不車不羸不驢以造他人之廬呼朋命徒左蹌右趨談無用之空言強相名而曰儒坐視殷賑之腴索為蓬

藿之區不亦悲乎吾聞燕秦粟穰橙鄧橘李梨菓鬱秦杏周漆柿桃柰楔琬容琰質禡栝栢堅纘有蕤桂菽萸椒吐芳辭馥木瓜楹棹諸與葛芴叢曼輶轉彼摯此茁或庸其材或以其實或黃如金或赤如日翽蕭遠條可蜂以蜜克勤厥營苟獲其一富擬封君受天之秩范子所至穿池種魚史傳貨殖盛稱陶朱八口之家五畝之宅墻下栽桑足以衣帛今子不士不農不商不工綴藉州庠口體不充人皆子嗤子曷不憎東門子賤聽之愀然思之杳然瞿然而作再拜而作立而言曰公有言吾獲矣而吾亦有知焉請以復于公吾將以藝稷黍乎則古人一夫受田百畝而給今將以五畝為宅矣則所羨不過二十之一不能以不飢也抑將以種樹乎則近者非四三年不成不知遠者又幾年乎不可以懸吾

釜而俟爨也抑且爲池以畜魚乎則我身畸耳貸力於人何日成乎不可以曠吾肱而待汲也今當種菜而鬻焉尚庶幾哉可也夫夫菜也者采也君子之所采也或謂之蔬焉蔬也者疏也食梁肉者之所疏也君子所采而食梁肉者疏之庶幾或者可以裕我矣乎乃往訪于溪南之圃人得膏土沃泉之術蒐四鄙之菜類其族而種之買牛牯一犉二鑿其菜蕪芟去奧蕝枚其菘杜阜翳擇而地之穿井於其四隅建桔槔焉瀦水有池洩水有渠或培或滋或叢或竒灌溉攸宜或耘或耔踈稠比稀慈穉舉肥根莖實美各隨其時羅之離離檻之菲菲未浹旬月而東門氏之童色澤如也貌慤如也窺其園則鬱鬱芊芊入其門則盎然春温有酒盈尊他日犁眉公過焉東門子賤御諸門犁眉公笑曰子亦足於斯而

已乎東門子賤再拜謝曰吾願見公而有陳焉久矣請坐於吾廬而爲公言之可乎公曰吾願也東門子賤曰公能悉識吾菜乎公曰未也請之園而言焉曰始吾之不營是園也漠乎其無思也今吾之旣營是園也惟其所以壯吾址而厚吾生則非一日也天地久其道而萬物生聖人久其德而庶功成士農工商久其業而百務貞故植韭以爲之君韭者久也所以久吾生也致久必慎其揆故植之以葵葵者揆也揆得其道則視明而聽聰故植之以葱聰達則得筭多故植之以蒜蒜筭也筭不失家必豐故植之以豐豐則彊矣故植之以薑薑強也物大彊則過剛剛過則折君子戒焉故植之以芥芥者戒也戒事者思必苦思苦則毒故植之以荼荼毒罹手中而用力勤故植之以芹勤極則病故植之以蒲蒲

痛也痛者病之劇也病劇必弱故植之以荏荏柔而弱也弱則微矣故植之以微微骨瘍也骨微則羸其行故植之以萋萋者倮也愈病必以藥故植之以芍藥藥攻病不可失其養故植之以鞠鞠養也得其養而後蘇故植之以蘇蘇則起矣故植之以芑芑起必慎以保其後故植之以瓠瓠者護也護不違乎道則難舒而福生焉故植之以芷芷者社也引社莫大乎育德故植之以蓄蓄必有濟故植之以薺薺者濟也濟自近而遠自卑而低高也故植之以菘菘者高也高極必窮故植之以穹穹慮窮者必早計故植之以薊薊者計也吾朝而遊焉觀其萃萃菁菁可以悅吾目而暢吾情夕而游焉擷其芳而茹其英可以旨吾腹而曼吾齡又可以究吾知而通物理安得不悠然而永懷怡然而自喜哉夫吾廬窩

也不足以延長者而長者肯臨焉不可以不志請名之曰菜窩願公為吾誌之犁眉公大悅遂旅其菜酌其酒書其言而去

鄧士本字說

揭軌

鄧士本臨川之俊彥也名基字士本閒來求予為之說予曰子之生也父兄因其質之美而肇錫之以嘉名名之曰基欲其成先世之烈也既冠也朋友見其德之可稱而為之字字之曰士本欲其續先世之緒也其所以屬望之者至矣予又將何以為言哉雖然君子之為學也必有其本苟無其本則無以立積德也必有其基苟無其基則無以承是故載華岳而不重非有其基者不能也流江海而不息非有其本者不能也君子之學也可不知其所自哉昔先正吳文正公以道學上接伊洛

之傳虞文靖公為文章馳騁西都之盛時予之曾大父漢純先生受學于二公之門由是聲光動於儒林鄧氏之問學其肇基於此乎嗟夫臨川自兵亂以來搢紳之家仔者蓋寡况父兄奉儒素之道不異於昔者為猶寡漢純先生以文學起家至于今四世矣其所積者厚其所培者深是以吾子英妙之年温恭不伐得以承家學之淵源紹父兄之遺緒以崇其德以廣其業夫豈偶然哉予聞君子之學譬之為山焉不至於岳不止也譬之於水焉不至於海不止也吾子年華方殷苟循序而不止則聖賢之域可造矣子必勉之以副父兄師友之望於其請也書以遺之

玩易齋說

劉迪簡

易書何為而作也上古文字未興伏羲開先作則有所

稱道以貽萬世意謂大虛中所具者天地人事物而天地人事物五者流行之運更迭盛衰皆乘一氣推遷苟窺竊其往來有成式而步執之可以蹤迹陰陽老少之情推測天地人事物循環之運天下能事盡具是矣故書六十四卦爻以象其象命六十四卦名以文其義圓周驚騰并包往古藏括來今凡書契以後所有文字高明闕闕正大平易而神變無窮者未有能或之先也所以歷代聖人寶之用以著龜至周人情有所變通故文王逐卦係以辭其辭多獨舉一隅者聖人告聖人之法也周公斷制六爻擬議皇帝王伯之業酌言吉凶悔吝無咎並舉三隅者聖人告衆人之法也仲尼讀之猶患聖人製作高簡衆人未易通曉乃上探羲文周公之緒悉索而極言之易道始無餘蘊矣故凡讀易先其易者

始由夫子之言以求周公由周公以求文王由文王以求
伏羲伏羲以上無文字可求即易散在天地人事物五
者運行生成之迹矣夫易以經世世間萬有取其鉅細
精粗莫如此五事惟用易可以得其情易誠大矣哉而
古今註易亦惟吾夫子能之易誠微矣哉易非聖人不
能註聖人既註之於書學者惟當精白一心拳拳服膺
受成前聖斯其為也吾聞後之註者三四百家嘗試得
一二而讀之闔於天地萬物之大義吉凶臆決牽制傳
會言人人殊大抵遠為尋引而冒爭分寸甚為之忸怩
而心不寧余來金陵胡淵酷嗜讀易扁其齋曰玩易命
予作玩易齋說敬告淵莫若因夫子所註易以求夫羲
文周公之易因羲文周公之易以迹天地人事物五者
運行以為易也

古雪齋說

朱善繼

繇州別駕曾行斯以古雪名其齋或者疑之曰雪之為
物遇雨而凝隨風而飄見晷則消曾不終朝雖我岷之
雪不可以朝夕計然亦凝於冬而消於夏則已化而為
變峽之水矣而又何古之云予曰若子之言蓋亦滯於
一隅未得為通論也夫非今之謂古吾以今日為今則
昨日之以往者即古也以今歲為今則去歲之以逝者
即古也以今世為今則前世之已遠者又古也岷我之
雪自冬而春自春而夏歷三時之久固不可以朝夕計
矣况巖壑幽陰之處舊雪未盡而新雪繼之陰與陰相
襲寒與寒相承又安知其無太古之雪乎雖然此特以
形迹言耳若以理言之則雪也者得陰氣之最盛者故於
西北高寒之處為獨厚其氣之清其性之貞其色之潔

今之雪固無以異古之雪也惟人亦然其性善其才善其好德之情亦無不善也吾敢謂今之人不如於古之人乎誠知今之人無以異於古之人則耳之於人目之於色其視聽同也口之於味鼻之於臭其嗜慾同也奚獨於性而不然知人性之皆善則知天之賦予不為聖賢而加多不為愚人而加少而人何以不如堯孝何以不如舜學何以不如周公孔子此固有志於古人者所當勉也此古雪之喻也以形論則古之雪不必留於今以理論則今之雪無以異於古惟知道者為足與語此曾君今為登州推官與予會於蓬萊驛嘗以是語予予嘉曾君之善喻也故為是說以廣之

小人勝君子說

王達

士論用人為國家隆替之機旨哉斯言人材在天地間

何可一日而無耶觀人君用人之何如耳君子陽類也進則天下治小人陰類也進則天下亂是以有否泰之分焉然君子與小人處往往不克勝之非不克勝之也小人無所忌憚靡所不為逞智舞奸以顯其身設弄布置以毒於士視廉恥於談笑之間蔑禮義於侮慢之地彼之所為乃君子所恥而不為者烏得而勝之哉故先儒曰說其心則譽桀紂為堯舜失其意則誣伯夷為盜跖誠哉是言也嗚呼沾沾便捷禦人以口給者為庸人之所喜而賢者之所戒歟此嗇夫之能言不若周勃之口吃也

良馬說

王生之京師見群馬馬之中有良馬焉其氣逸其蹄迅其駿驥純也及其馳群馬後之群馬非不欲並馳也力

不能強之群馬睨而目之若將有忌焉者而欲良馬之踣且病也良馬日光矐然神思竦然亦若自持而不敢縱者歷年多群馬意若服焉嗟乎馬櫪非不同也食非不同也所稟異耳然使良馬不能自謹以至乎踣蹄雖迅反後於群馬矣氣雖逸反弱於群馬矣駿驥雖純反衰於群馬矣大丈夫立身何異於是使有一毫自敗則眾忌者悅眾忌者悅雖欲為愚人胡可得哉生因觀馬而得謹身之要道

雜說

陳繼

器之朽敗者人皆賤之以其不成用也器至不成用亦嘗成用矣人忘其成用而賤其不成用者物以用為貴也人之無用至於朽敗者曾不若物之有成用也故人尤賤之然不自咎而咎乎人其又可賤也

以德藝為用雖小太皆不病其用智詐相高鉤釣聲譽於一時幸襲顯地其不敗而自禍者幾希小人之才為君子用者必文於聖賢之言及其窮也百事皆裂

張志文字說

黃淮

四明張璞僑居皋蘭所與游者字之曰志文請說於予予曰善乎字子之義也凡物者質而後有文王在石中為璞其質已具必假琢磨以文之然後可以為蒼璧為黃琮為圭璜為瑚璉以至為珮為環為珂為玦為杯為犖是皆文之著而為世之所重也者子有美質必篤志於學問以文之使不啻如玉之見重於世庶不負名與字矣所謂學問者自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以至於詩書六藝皆是也豈徒記誦詞章之末而已雖然文質不可以相勝故孔子嘗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先儒釋

之謂然則與其史也寧野蓋欲矯其偏而歸之於厚云爾璞乎吾懼子之過於文也慎之哉慎之哉

鼠說

胡儼

胡子夜卧有鼠嚙于按其聲磔磔然胡子懼鼠之傷其書也乃暗投以杖杖不能中鼠鼠暫止而復作遂命童子起而逐之鼠稍竄去及童子就枕鼠復嚙不已時狸奴乳別室胡子度鼠之不能去也於是命童子取狸奴置卧内由是向之磔磔者寂不聞矣噫人非不靈於鼠制鼠不能於人而能於狸奴狸奴非靈於人鼠畏狸奴而不畏人然則彼各有職也君子居其職者亦盡其職而已矣作鼠說

雜說

錢溥

客有談張武帥之婦艷而無子知帥之愛已也愬久而

衰乃預謀置侍妾帥沮之婦曰君可久而無侍者哉縱使媒致一人焉得眇者婦佯怒曰是可侍吾君哉姑置之又媒致一人焉得跛者亦怒曰是可侍吾君哉後馴致二人焉一髡者飾以崇冠一惡疾者佩以容臭初若不知其為髡與惡疾者久之帥亦怒曰是何命之涼耶婦曰是非不以君為意也一日家宴間但見眇者跛者髡者惡疾者環視而帥獨睇婦而喜曰微汝吾何以為室婦知其心勸于它遂專寵帥卒以無嗣聞嗚呼以一婦欲專其寵乃圖濟其欲欲厭而寵在卒使帥嗣之不延則夫用非其人援非類以惑上以利其已而何利君之嗣耶庸書此以為怙寵而嫉材者之戒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二十三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二十四辦目錄

唐

韓退之 一篇

柳子厚 一篇

獨狐古風 一篇

陳黯 一篇

羅昭諫 一篇

陸魯望 一篇

王涯 一篇

宋

劉原父 一篇

朱仲晦 一篇

元

吳幼清 一篇

脩端 一篇

國朝

宋濂 一篇

胡儼 一篇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百三十四辨目錄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百三十四

左長史上海李伯璣編輯

紀善慈谿馮厚校正

辯類

唐

諱辯

韓退之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和而倡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兩立與區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

得為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
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
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
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
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乎漢諱武帝名徹
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
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
諱許勢秉飢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為獨
犯士君子立言行事官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
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為可邪為不可邪凡
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也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
可以止也今世之士不務行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
之名則務勝於周公孔子曾參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

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
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桐葉封弟辯

柳子厚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
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
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
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適成其不中之戲
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且周公以王
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
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
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
而况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主遂過也吾
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

不逢其失而為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
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號為君
臣者耶是特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
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文辯

獨孤古風揮遊

或曰文所以指陳是非有以多為貴也其要在乎彩飾
其字而慎其所為體也又曰文章乃一藝耳是皆不知
上流之文而文之所由作也夫天文位乎上人文位乎
中不可得而增損者自然之文也故伏羲作八卦以象
天地窮極終始萬化無有差忒故易與天地準此聖人
之文至也但合其德而三才之道盡後聖有作不能使
反為五或七而九洎曲折者是其文之至也文字既生
治亂既形仲尼作春秋以繩萬世而褒貶在一字是度

文之至也乎然則易卦之一畫春秋之一字豈所謂崇
飾之道而尚多之意耶夫文者考言之具也可以革則
不足以畢天地矣故聖人當使將來無得以筆削果可
以包舉其義雖一畫一字其可以矣病不然然而曰必
以彩飾之能援引之富為作文之秘急是何言之末歟
夫天豈有意於文彩耶而日月星辰不可踰地豈有意
於文彩耶而山丘陵不可如八卦春秋豈有意於文彩
耶而極與天地侔其何故得以不可越自然也夫自然
者不得不然之謂耶不得不然又何體之慎耶夫天地
八卦春秋確止於此者也吾得定其所云其不至於此
者惟吾何學焉吾安能以天下之心也是則其心卓然
絕於俗者其文不求而至也無得子為教苟於聖達之
門無所入則雖劬勞憔悴於黼黻其何數哉是故在心

曰志宣於口曰言垂於書曰文其實一也若聖與賢則其書文皆教化之至言也徒見其纖靡而無根者多給目文與藝嗚呼

謀辯

陳黯

覆載之中曾有心者有其謀然其謀則必為已而鮮為人故有孜孜汲汲力於謀者得之則逸身豐家不得則嫉時怨命噫此真澆風薄俗者之心也豈古聖賢之心乎夫古聖賢未始無謀而不求利於身也不求利於身而利自及也何以明之堯舜有大寶之位不傳於子而傳於他人是為天下之謀得其君也大禹疏鑿橫流過其門而不顧啼嬰是為天下之人謀出其溺也后稷勤耕播殖百穀是為天下之人謀粒其食也其謀信何如哉古今語帝王者必首於堯舜論功德者無出於禹稷

風馨億齡不復磨滅其利身又何如哉近世之謀則不然小者不過於謀衣食大者不過於謀祿位晉之利天下者或未見謀嗚呼持是心而希其道侷於古人是猶欲越山海而捨梯航其進也無由矣雖今聖人在上賢人在位其謀靡為不然恐蚩蚩者日用而不知也故因文以辯之且欲賢不肖皆公其心苟賢不肖皆公其心則三古之風日可復矣

害辯

羅昭諫

虎豹之為害也則焚山不顧野人之救粟蛟蜃之為害也則絕流不顧漁人之鉤網其所全者大所去者小也順天道而行者救天下者也盡規矩而進者全禮義者也權濟天下而君臣立上下正然後禮義在焉力不能濟於用而君臣上下之不正雖抱空器奚所施設是以佐

盟津之師焚山絕流者也扣馬而諫計救粟而顧鉤網者也於戲

象耕鳥耘辨 陸魯望

世謂舜之在下也田于歷山象為之耕鳥為之耘聖德感召也如是余曰斯異術也何聖德歟孔子敘書於舜曰濬哲文明聖德止於是而足矣何感召之云云乎然象耕鳥耘之說吾得於農家請試辯之吾觀耕者行端而徐起撥欲深獸之形魁者無出於象行必端履必深法其端深故曰象耕耘者去秀舉手務疾而畏晚鳥之啄食務疾而畏奪法其疾畏故曰鳥耘試禹之績大成而後薦之於天其為端且深非得於象耕乎去四凶恐害於政其為疾且畏非得於鳥耘乎不然則雷澤之漁河濱之陶一無感召何也豈聖德有時而不德耶孟子

曰堯舜與人同耳而好事者張以就其恠非聖人之意也吾病其書之異端毆之使合於道人其從我乎雖不從吾亦不能變其說

太華仙掌辯

王涯

西嶽太華華之首峯有五崖比壑破巖而別自下遠而望之偶為掌形舊俗土記之傳者皆曰昔河自積石出而西流既越龍門遂弭南馳者千數百里折波左旋將走東溟連山塞之壅不得去有巨靈於此力擘而剖其中既而北者為首陽絕而南者為太華河自此洩茫茫洋下馳故其掌迹猶存巨靈之迹也余聞而感之乃往觀曰誕哉此說乎夫所謂神者非人也其動無聲其行無迹若形而無象若氣而無色拔山剖澤而不見其作鼓風奔水而不見其力視不可察名不能及故推而謂之

神苟有聲可聞形可見非神之所為則皆人力之能及也烏有神之作力而有人迹乎且夫高天厚地聳山流川者神之所為也所言開山導河亦神也神之所以神者有作而無悖一成而不易烏有始塞而復達之始連而復絕之始不知終是不為神矣且此靈之運為何古乎在太初開闢之始乎為陶唐洪水懷山襄陵之際乎以為開闢之始也宜當胚渾之先天地未位萬象茫昧尚無定歸當止一河之壅抑而一靈與其道借有其事自為而著悠悠乎年代之眇沒其詐也克傳以為陶唐洪水之際乎則禹奠百川宜在禹貢乃曰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皆禹功之所致以達于海豈天地大異之若此而典記不以為文哉天設四瀆宜有以通不當始遏其流滯撓其和氣及其汨亂而

後理也且山谷之作此形何則不有危陷相薄高深相敵乃有銳而出者為虎牙而背者為熊耳角而巘者為牛首冠而峭者為雞頭必以形之類形而必加說則雞牛熊虎之象其亦有作乎余嘗覽張平子賦西京至巨靈高掌厥迹猶存之辭以為該聞精達常以是惑使不語恠神之旨何所述明暨覩其形而咨之果礪悠而無據也將假文神事以飾其辭歟為思而有闕歟因辯其由而述之以告山下

宋

君臨臣喪辯

劉原

君臨臣喪以桃茢先非禮也周之末造也事之斯為臣焉使之斯為君焉君臣之義非虛加之也寄社稷焉爾寄宗廟焉爾寄人民焉爾夫若是其孰輕之故君有慶

臣亦慶君有戚臣亦戚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尊卑
異而已矣雖於其臣亦然故臣疾君親問之臣死君親
哭之所以致忠愛也若生也而用死也而棄生也而厚
死也而薄生也而愛死也而惡是教之忘生也是教之
背死也禍莫甚於背死而忘生苟爲背死而忘生故不
足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施之於人者不變於存
亡然後人之視其亡猶存矣則夫桃荊胡爲乎諸臣之
廟哉或曰於記有之宜若禮然曰否是固亦周末之記
也昔者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丘聞之也敝惟
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而丘也貧無蓋也
亦予之席焉夫不以賤而棄之爲有勞也夫不以死而
欺之爲有生也勞雖賤不棄也死雖狗不欺也而况於
君臣乎吾故曰君臨臣喪以桃荊先非禮也周之末造

也雖然必有以也古者人君非弔喪問疾不至乎諸臣
之家非弔喪問疾而至乎諸臣之家謂之君臣爲謏故
君弔於臣使巫祝先釋菜于廟門然後入釋采者告有
事也世或失其戈而謂巫其被之乎及魯襄公嘗朝于
荊荊君死荊人曰公必親襲魯人辭不得命則使巫
祝以桃荊被而先蓋厭之也由是觀之則魯襄公爲之
也曰君臨臣喪不以桃荊先則吾信之矣二人執戈以
前也非惡之乎曰豈謂是哉君之行固必有衛之者矣
况諸臣之家乎昔者楚公子圍會諸侯于宋將升壇使
兩人執戈設服離衛諸侯之大夫皆知其爲君也如苟
惡之而已會于宋何爲惡之哉

無極辯

朱仲晦

來書反復其於無極太極之辯詳矣然以某觀之伏羲

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夫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既蒙不鄙而教之某敢不盡其愚也且夫太易太極者何也即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於三者之先而蘊於三者之內也聖人之心正以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爾初不以其中而命之也至如北極之極皇極之極民極之極諸儒雖有解為中者蓋以此物之極常在此物之中非指極字而訓之以中也極者至極而已以有形者言之則其四方八面合湊將來都無向背一切停勻故謂之極耳後人以其居中而能應四外故指其處以中言之非以其義為可訓中也至於太極則又初無形象方所之可言但

以此理至極而謂之極耳今乃以中名之則是所謂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一也通書理性命章其首二句言理次三句言性次八句言命故其章內無此三字而特以三字名其章以表之則章內之言固已各有所屬矣蓋其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為太極而所謂中者乃氣稟之得中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者為五行而屬乎五行初末嘗以是為太極也且曰中焉止矣而又下屬於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之云是亦復成何等文字義理乎今來喻乃指其中者為太極而屬之下文則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二也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說出人不敢說者今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拘方體若於此者得破方見得此老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非但架屋

上之屋疊床上之床而已也今必以為不然則是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三也至於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為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兩名初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形狀以為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為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於陰陽之中以為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非則是以太極為有形狀方所矣直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則又昧於道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况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為太極矣此又理有

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四也至其前書所謂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之根本乃是推本周子之意以為當時若不如此兩下說破則讀者錯認語意必有偏見之病聞人說有即謂之實有見人說無即謂之真無耳自謂如此說得周子之意已是大故分明老兄猶以為未穩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五也來書又謂大傳明言易有太極今乃言無何耶此尤非所望於高明者老兄且謂太傳之所謂有是果如兩儀四象八卦之有定位天地五行萬物之有常形耶周子之所謂無是果空虛斷滅都無生物之理耶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六也老子復歸於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如莊生入無窮之門以

遊無極之野云耳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今乃引之而謂周子之言實出於彼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七也高明以為如何

元

東西周辯

吳幼清

東西周有二一以前後建都之殊而名一以二公封邑之殊而名者武王西都鎬京而東定鼎於郊鄩周公相成王宅洛邑營澗水東灋水西以朝諸侯謂之王城又謂之東都實郊鄩於今為河南又營灋水東以處殷頑民謂之成周又謂之下都於今為洛陽自武至幽皆都鎬京幽王娶于申生太子宜臼又嬖褒姒生伯服欲立之黜宜臼申侯以鄩及犬戎入寇弑王諸侯逐犬戎與申侯共立宜臼是為平王畏戎之逼去鎬而遷於東

都平以下都王城曰東周幽以上都鎬京曰西周此以前後建都之殊而名也自平東遷傳世十二而景王之庶長子朝與王猛爭國猛東居于皇晉師納之入于王城入之次日猛終丐及踰半期而子朝又入王辟之東居于狄泉子朝據王城曰西王敬王在狄泉曰東王越四年子朝奔楚敬王雖得返國然以子朝餘黨多在王城乃徙都成周而王城之都廢至考王封其弟揭於王城以續周公之官職是為周桓公自此以後東有王西有公而東西周之名未立也桓公生威公威公生惠公惠公之少子班又別封於鞏以奉王是為東周惠公以鞏與成風皆在王城之東故班之兄則仍襲父爵居于王城是為西周武公以王城在成周之西故自此以後西有公東亦有公二公各有所食而周尚為一也顯王

二年趙韓分周地為二二周公治之王寄焉而已矣周
之分東西自此始九年東周惠公卒子傑嗣慎靚以上
皆在東周赧王立始遷于西周即王城舊都也其後西
周武公卒子文君嗣王五十九年秦滅西周西周公入
秦獻其邑而歸是年赧王崩次年周民東亡秦遷西周
公於黽孤聚又六年秦滅東周遷東周公於陽人聚此
以二公封邑之殊而名也前後建都之殊者以鎬京為
西周對洛邑為東周而言也二公封邑之殊者又於洛
邑二城之中以王城為西周對成周為東周而言也大
槩周三十六王前十有二王都鎬京中十有三王都王
城王城對鎬京則鎬京在西而王城在東其東西之相
望也遠季十王都成周赧一王都王城王城對成周則成
周在東而王城在西其東西之相距也近一王城也昔

以東周稱今以西周稱夫周末東西之分因武惠二公
各居一都而名王則或東或西東西之名繫乎公不繫
乎王也邵子經世書紀赧王為西周君與東周惠公並
而西周公無聞焉則直以西為王東為公矣知東之有
公而不知西之亦有公也知王之在西而不知赧以
前之王固在東也戰國策編題首東周次西周豈無意
哉二周分治以來顯王慎靚王二代五十餘年王於東
赧一代五十餘年王于西先東後西順其序也近有縉
雲鮑彪註謂西周正統不應後於東周升之為首卷於
西著王世次於東著公世次蓋因邵子而誤者既不知
有西周公且承宋忠之謬以西周武公為赧王別蓋反
以徐廣為陳是未嘗考於司馬貞索隱之說鮑又云赧
徙都西周西周鎬京也嗚呼鎬京去王城成周八百餘

里自平王東遷之後不能有而以命秦仲曰能逐犬戎即有其地鎬之於秦已四百年於茲其地在長安上林昆明之北虎狼所穴而王得往都于彼哉高誘註曰西周王城在河南東周成周故洛陽辭旨明甚鮑注出高誘後何乃以西周為鎬京也乎鮑又云邠屬河南為東周殊不知此昔時所謂東周也於斯時則名西周矣斯時之西周與鎬京邠對稱西東者不同顧乃一之何歟蓋有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夫鮑氏之於國策其用心甚勤而開卷之端不免謬誤如此讀者亦或未之察也與夾谷士常程鉅夫偶論及此二公命筆之遂為之作東西周辯

辯遼宋金正統

脩端

歲在甲午九月望日東原諸友會于孫侯之第語及前

朝得失之事坐客問云金有中原百餘年將來國史何如或曰自唐已降五代相承宋受周禪雖靖康間二帝蒙塵緣江淮以南趙氏不絕金於宋史中亦猶劉石符姚一載記爾眾頗惑焉愚曰正閏之論端雖不敏請以本末言之夫耶律氏自唐以來世為名族延及唐末朱溫篡唐四方幅裂遼太祖阿保機乘時而起服高麗諸國並燕雲以北數千里與宋梁同年即位是歲丁卯至丙子建元神冊在位二十年其子德光嗣位是歲丁亥唐明宗天成二年也德光後號太宗當天顯十一年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為清泰帝來伐遣使求救于遼奉表稱臣仍以父禮事之太宗赴援因以滅唐石氏稱晉遂以燕雲十六州獻于遼仍歲貢帛三十萬死天福七年晉高祖殂出帝嗣位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於遼景延

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與遼抗衡太宗舉兵南下會
同九年入汴以出帝為負義侯遷黃龍府石晉遂滅大
同元年太宗北還仍以蕭翰留守河南劉知遠在河東
乘閒而發由太原入汴自尊為帝及乎宋受周禪有宋
原一百六十餘年遼為北朝世數如之雖遼之封域偏
於宋校其兵力而澶淵之戰宋幾不守因而割地連和
歲貢銀絹二十萬兩正約為兄弟仍以世序昭穆降及
晚年遼為翁宋為孫及至天祚金太祖舉兵平遼克宋
奄有中原三分之二子孫帝王坐受四方朝貢百有餘
年今以劉石等比之愚故不可不辯也夫劉淵石勒皆
晉之臣庶叛亂國家以臣伐君縱能盜據一隅僭至姚
泓終為晉將劉裕所虜斬建康市茲作載記理當然也
完顏氏世為君長保有肅慎至太祖時南北皆為敵國

素非君臣若如或者所言金為載記未審遼史復如何
爾方遼太祖神冊之際宋太祖未生遼祖比宋前興五
十餘年已即帝位固難降就五十年之後包于宋史為
載記其世數相懸名分顛倒斷無此法既遼之世紀宋
不可兼則金有中原尤難別議以公論處之據五代相
因除莊宗入汴復讎伐罪理勢可觀外朱梁篡逆甚於
王莽石晉因遼有國終為遼所虜劉漢自立父子四年
郭周廢湘陰公而立以五代之君通作南史內朱梁名
分猶恐朱應遼自唐末保有北方又非篡奪復承晉統
加之世數名位遠兼五季與前宋相次而終當為北史
宋太祖受周禪平江南收西蜀白溝迤南悉臣于宋傳
至靖康當為宋史金太祖破遼克宋帝有中原百餘年
當為北史自建炎之後中國非宋所有宜為南宋史或

曰歐陽氏宋之名儒也定立五代不云南史當時想曾
熟議奈何今復有此論乎愚曰歐陽氏作史之時遼方
全盛豈不知梁晉漢周授受之由故列五代者欲膺周
禪以尊本朝勢使然爾及作十國世家獨曰周漢之事
可謂難矣歐陽公之為是言厥有旨哉愚讀李屏山詠
史詩詠五代郭周云不負先君持節死舉朝唯有一韓
通蓋嘗驚良此詩命意宋自建隆以來名士大夫論議
篇什不為不多未嘗一語及此非不能道也蓋帝之說
也故列五代者良可知矣隋季文中子作元經至晉宋
已後正統在中原而後大唐南北一統後至五代天下
分擾無由再議降及今日時移事改商確前人隱約之
迹當從公論或者又曰金有中原雖百餘年宋自建隆
于今幾三百年况乎今年春正月攻陷蔡城宋復其讎

固可以兼金矣愚曰元魏齊梁世數已遠恐諸公不以
為然請以五代周漢之事方之漢隱帝乾祐三年遇弒
太后詔立河東節度使旻之子贊尋廢為湘陰公旻遂
即帝位于晉陽終旻之世猶稱乾祐旻係劉高祖母弟
其子承鈞孫繼恩繼元皆相繼立凡二十八年宋太宗
太平興國四年始滅之夫東漢四主遠兼郭周則郭亦
不當稱周固當為閏宋太祖不當曰受周禪傳至太宗
方承東漢之後歐陽不合作五代史合作四代史司馬
光通鑑當列東漢為世紀歐陽不宜作十國世家嗚呼
國家正閏固有定論不圖今日輕易褒貶在周則為正
在金則為閏天下公論果如是乎况蔡城之亡蓋大朝
征伐之力宋之邊將專權率意自撤藩籬快斯須之忿
昧唇齒之理延引強兵深入遵徽宗之覆轍媒孽後禍

取笑萬世何復讎之有宋自靖康已來稱臣姪走玉帛
歲時朝貢幾于百年豈期今日私論遽稱尊大復如是
乎金泰和閒南宋寒盟起無名之師侵漁唐鄧宿泗章
宗分遣應兵其淮漢川蜀之間大為所破宋遣臣方信
孺等卑辭告和請叔為伯進增歲幣獻臣韓侂胄之首
至于闕下是時中原連年蝗旱五穀不登山東尤甚車
廟深用自責每以偃兵息民為念嘗詔百官議曰朕
聞海陵有言我國家雖受四方朝貢宋猶假息江左亦
天下兩家邪故有親征之行去歲宋人兵起無名搖蕩
我邊鄙今已敗衄哀懇告和朕思海陵之言宜如何爾
時臣下有希意者進曰向者靖康閒宋祚已衰其游魂
餘魄今雖據江左正猶昭烈之在蜀不能紹漢氏之遺
統明矣於是宋金和議遂定此乃當時繼好息民之大

略非後世正閏之定論也夫昭烈之于漢雖云中山靖
王之後其族屬疏遠不能紀錄高宗乃徽宗之子奄有
江南似與昭烈頗異若以余史專依泰和朝議為承宋
統或從今日所論包為載記二者俱非公論也或者又
曰遼之有國僻居燕雲法度不一似難以元魏北齊為
比愚曰以此言之膚淺尤甚若以居中土者為正則劉石
慕容符姚赫連所得之士皆五帝三王之舊都也若以
有道者為正符秦之量雄才英略信任不疑朱梁行事
篡奪內亂不得其死二者方之統孰得焉夫授受相承
之理難以此責况乎泰和初朝廷先有此論故選官置
院初修遼史後因南宋獻馘告和臣下奏言靖康閒宋
祚已絕當承宋統上乃罷修遼史緣此中州士大夫閒
不知遼金之興本末各異向使遼史早成天下自有定

論何待余言坐客愕然曰數百年隱顯之由何其悉也幸請書之以備它日史官採摭云爾

國朝

覈生辯

宋濂

監察御史上饒游君元敏以覈生為號進賢包先生希魯為之解多至七百餘言以覈與核通故於果核函仁之義甚悉矣則羨矣而非元敏之意也蓋元敏之先實居閩中宋時有為名御史者今元敏以文學法律著稱於時亦擢居是官其自謂覈生者殆將留心於聽訟之事乎何以知其然哉予按說文覈實也考事西笮邀遮其辭得實曰覈覈之文從西而敷則諧聲也徐氏從而釋之曰實謂考之使實也西者人覆之也笮迫也邀者要其情也遮者止其詭遁也所以得實也又按尚書曰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字正于五刑孔氏亦從而釋之曰五辭簡核信有罪驗則正之於五刑也大氏簡核誠信有合衆心惟察其貌有所考合所謂察其貌者即周官之五聽也由是論之覈之為義原其所自出豈不在此而不在彼乎夫獄者法今所托乃以生萬民也求無其生始以法死之其可不敬慎之乎元敏孳孳弗忘復大書著于心目之間可謂良御史矣先生則謂果之仁必以覈而得人之仁必反觀內求而後見不亦取類之遠乎且古人之序學功曰窮理曰致知窮究也致則推極也初未嘗言覈也覈則讞鞫之意多使無情者不得盡其辭也嗚呼何可同哉何可同哉會予有疾不能竭其所欲言謾略辨之如斯然亦自意一偏之見未合大方而先生之論則偉矣

塗山辯

胡儼

蘇子過濠賦七絕其一塗山有地理汪罔骨應存之句
蓋因山下有鯀廟而前有禹會村偶誤用會稽之事李
厚遂強合左傳國語之言而註之曾不察左傳諸大夫
對孟孫之言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未嘗及
乎汪罔又不察國語吳伐越隳會稽獲骨焉節專車使
問仲尼仲尼曰禹致群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
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則汪罔之骨實獲於會稽焉古
者天子巡狩諸侯各以其方肆覲禹之巡也必先塗山
而後會稽然濠即塗山之國在江北淮西之地防風為
汪罔氏之君其地即武康之邑武康屬吳興於會稽為
近其朝方岳不應舍會稽而走塗山也塗山之不可為
會稽汪罔之必不覲塗山豈不明白甚哉而趙次公又

曰塗山有會稽之名不亦惑乎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三十四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百三十五原目錄

唐

韓退之 五篇

杜牧之 一篇

皮襲羨 二篇

宋

王介甫 二篇

李清臣 二篇

國朝

王禕 一篇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百三十五原目錄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二十五

左長史上海李伯璣編輯

紀善慈谿馮厚校正

原類

唐

原人

韓退之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閒者謂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閒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曰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天者

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

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子漢佛于晉宋齊梁

魏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口而又筆之於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恠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恠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二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

而處其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
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
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
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
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勸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
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
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
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
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
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
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
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
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

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
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
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而不見黜於禹湯又武
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而不見正
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各殊其所以
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雖殊其所以
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
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
食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
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
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
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
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

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
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
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
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
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
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
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
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果魚肉其為
道易明甘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
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
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
天神假廟焉而人鬼享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之所
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
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
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
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
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
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其人火其書廬
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
亦庶乎其可也

原毀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
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為人
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為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
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
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為人也多才與藝人

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是爲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爲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

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彊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彊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矣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

幾而理歟

原鬼

有嘯於梁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有
立於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有觸
吾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與形安有
氣曰鬼無聲也無形也無氣也果無鬼乎曰有形而無
聲者物有之矣土石是也有聲而無形者物有之矣風
霆是也有聲與形者物有之矣人獸是也無聲與形者
物有之矣鬼神是也曰然則有恠而與民物接者何也
曰是有二有鬼有物漠然無形與聲者鬼之常也民有
忤於天有違於民有爽於物逆於倫而感於氣於是乎
鬼有形於形有憑於聲以應之而下殃禍焉皆民之爲
之也其既也又反乎其常曰何謂物曰成於形與聲者

土石風霆人獸是也反乎無聲與形者鬼神是也不能
有形與聲不能無形與聲者物怪是也故其作而接於
民也無恒故有動於民而爲禍亦有動於民而爲福亦
有動於民而莫之爲禍福適丁民之有是時也作原鬼

原性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
三而之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之所以爲情者
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
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
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
於一而丁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言則少反
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
少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

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揚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為太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灾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愛既生也傳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異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為姦瞽叟之姦繇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為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

原十六衛

杜牧之

國家治踵隋制開十六衛將軍總三十員屬官總一百二十八員署守分部夾峙禁省厥初歷今未始替削然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六衛乎本原事跡其實天下之大命也始自貞觀中既武遂文內以十六衛畜養武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或有

不幸方二三千為寇土數十百萬人為寇兵蠻夷戎狄踐踏四作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外至如天下平一暴勃消削單車一符將命四走莫不信順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內也官為將軍綬有朱紫車有金銀千百騎趨奉朝謁第觀車馬歌兒舞女念功賞勞出於曲賜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上府不越一千二百人三時耕稼檢種耜耒一時治武騎劍兵矢裨衛以課父兄相言不得業他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為師帥亦不可使為亂耳及其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擄乃來受命於朝不見妻子斧鉞在前爵賞在後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飄暴交梓豈暇異略雖有蚩尤為師帥亦無能為叛也自貞觀至于開元末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聖人所能柄統輕重制障表裏聖算神

術也至于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詔曰可武夫奏章曰天下立強矣請搏四夷詔曰可於是府兵內剷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矢往內無一人矣起遼走蜀繚絡萬里事五強寇十餘年中亡百萬人尾大中乾成偏重而天下焮然根萌燼燃七聖盱食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鈴鍵哉然為國者不能無也居外則叛居內則篡使外不叛內不篡兵不離伍無自焚之患將保首領無烹狗之論古今已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近代以來於其將也弊復為甚也人詈曰廷詔命將矣名出視之率市兒輩蓋多賂金玉負倚幽陰折券交貨所能也絕不識父兄禮義之教復無慷慨感槩之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強傑復勃者則撓削法制不使縛已斬族忠

良不使連已力壹勢便罔不為寇其陰泥巧狡者亦能
家筭口歛委於邪倖由卿市公去郡得都四履所治指
為別館或一夫不幸而壽則憂割生人略而天下是以
天下每每兵亂涌溢齊人乾耗鄉黨風俗滯窳衰薄教
化恩澤擁抑不下召來災沴被及牛馬嗟呼自愚而知
之人其盡知之乎且武者任誅如天時有秋文者任治
如天時有春是天下不能倒春秋是豪傑不能摠文武
是此輩受鉞誅暴乎曰於是乎在某人行教乎曰於是
乎在欲禍蠹不作者未之有也伏惟文皇帝十六衛之
旨誰復而原其實天下之大命也作原十六衛

原化

皮襲羨

或曰聖人之化出於三皇成於五帝定於周禮其質也
道德仁義其文也詩書禮樂此萬代王者未有易是而

能治者也至於東漢西域之教流於中國其民也舉族
生敬盡產施濟子去其父夫亡其婦蚩蚩嚚嚚慕其風
蹈其壺者若百川蕩滉不可止者何哉所謂聖人化也
不曰化民乎民今知化者惟西域氏而已矣有言聖人
之化者則比戶以為嗤豈聖人之化不及西域氏之化
耶何其戾也如是曰天未厭亂不世世生聖人其道者
存乎言其教者在乎文有違其言悖其教者即戾矣古
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故有周孔必有楊
墨要在有孟子而已矣今西域之教嶽其基溟其源亂
於楊墨也甚矣如是為士則孰有孟子哉千載之後獨
有一昌黎先生露臂瞋視詒之於千百人內其言雖行
其道不勝苟軒裳之士世世有昌黎先生則吾以為孟
子矣譬如天下之民皆桀之民也苟有一堯民處之一

堯民之善豈能化天下桀民之惡哉則有心於道乃堯民矣嗚呼今之士率邪以御衆握亂以治天下其賢尚爾求不肖者反化之不曰難哉

原親

能嗣其親不曰子乎吾觀夫今之世誨其子者必擯肌勞骨傷愛毀性以為教嗚呼孟子所謂古者易子而教誠有旨歟不能教其子者是亡其身者也不能嗣其親者是捨其族者也古者佞臣愛人之貴過乎其親必捨而事之公子開方是也愛人之權過乎其子必殺而徇之易牙是也自茲已降為夫強臣者將欲奪人之宗必先殺已子噫教尚不可况其殺歟或曰均是親也均是害也則周公誅管蔡石碯殺石厚叔向僂叔魚漢文流淮南可乎曰均是親也賢則能嗣親凶則能覆族均是害也周公不誅則他人誅之石碯不殺則他人殺之叔向不僂則他人僂之漢文不流則他人流之已刑則及一人他刑則及其族此聖賢所以惜其族也刑也者仁在其中矣

宋

原過

王介甫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闢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楊雄貴遷善皆是術也予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播五行於萬靈人固備而有

之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且如人有財見篡於盜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篡於盜矣可歎不可也財之在已固不若性之為已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

原教

善教者藏其用民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不善教者反此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誠化上之意善教者之為教也致吾義忠而天下之君臣義且忠矣致吾孝慈而天下之父子孝且慈矣致吾恩於兄弟而天下之兄弟相為恩矣致吾禮於夫婦而天下之夫婦相為禮矣天下之君君臣臣父子兄弟夫婦夫婦皆

吾教也民則曰我何賴於彼哉此謂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也不善教者之為教也不此之務而暴為之制煩為之防劬劬於法令誥戒之闕藏於府憲於市屬民於鄙野必曰臣而臣君而君子而子父而父兄弟者無失其為兄弟也夫婦者無失其為夫婦也率是也有賞不然則罪鄉閭之師族鄭之長疎者時讀密者月告若是其悉矣顧有不服教而附于刑者於是嘉石以慙之園土以若之甚者棄之於市朝放之於裔末卒不可以已也此謂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誠化上之意也善教者決於民心而耳目無聞焉以道擾民者也不善教者施於民之耳目而求決於心以道強民者也擾之為言猶山藪之擾毛羽川澤之擾鱗介也豈有制哉自然然耳強之為言其猶囿毛羽沼鱗介乎一失其制脫

然逝矣噫古之所以為古無異焉由前而已矣今之所
以不為古無異焉由後而已矣或曰法令誥戒不足以
為教乎曰法令誥戒文也吾云爾者本也失其本求之
文吾不知其可也

法原

李清臣

法者何也聖人所以齊天下之動至公大定之制也其
原出於道德禮義而其用散於號令賞罰凡有天下之
君未嘗有無法而又者也昏世賞有無法之君矣奈何
乎人之多欲而趨亂也如歸市人之多欲而無法以齊
之故有臂者攘有足者馳勇者苦怯者而奪其資智者
給愚者而兼其聲色耳目之奉紛紛藉藉其去禽獸者
閒不容一毫故聖人為之法使天下強弱小大貴賤遠
近莫敢不一於法焉由法者安不由法者危由法者得

其所欲而生不由法者失其所欲而死如是設法立法
立而天下之心定天下之心定而治道畢矣法為貴君
位次之法壞則民亡民亡則君如之何其尊且安也故
人主尊法懼法之不立也故以身先之懼天下之慢法
而法壞也故一舉事而不敢忘法賞罰以法號令以法
取於以法廢置以法殺生以法勸靜以法視法如神物
而不敢侮如天墜地設不敢輒破壞改易也不以一事
小害而損法不以一時苟利而增法使天下無有不由
法而自為者故智者不得越法而謀辯者不得越法而
議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切我喜可抑
我忿可窒而法不可離骨肉可刑親愛可滅而法不可
屈也故雖成王之叔不得流言而亂政高祖之父不得
屈君臣之儀文帝元帝之子不得越王門絕馳道光武

之姪不得保臧獲姦使吏民愛若孝王嬖若韓鄧功若
陳湯馮奉世義若郭解不免於有司之議而天下不敢
私恐其開亂法之原而後爭以為比也故明王之法左
者不為右右者不為左上不奪下職下不侵上事為廷
尉者不才有餘而道禮樂為太常者不以官優寡事
而言刑法士者不為工商賈人不為士也今大夫匠之
起巨室彈畫一定木之曲直小大長短必皆就吾繩墨
規矩焉其差參不齊齟齬不合則斤削燎括而已矣若
毀吾彈畫而從不之情則工勞而事拙紛擾而不可理
矣故聖主立法賢王守法立法者使法必出於道德禮
義而後布之天下以為法守法者使賞罰號令必出於
法而後以為賞罰號令法不出於道德禮義者弊法也
弊法者非法非法者未久而還賞罰號令不出於法者

弊政也弊政者非政非政者法壞而天下不從故法一
則威法二則疑法固則君尊法搖則君削法行則要而
治多法不行則煩慢而無功今夫一人之寡居深戶之
中傳盈尺之紙而風驅霆行殺生廢置人於千里之外
擬擢夫羸老僅勝衣冠之人付之寸印而坐諸帷幄進
退萬夫若羊羸然童子據輿室群湖海之珍恠處女嬰
珠玉而立乎衢塗烏獲戾目而不敢動以法在也故天
下視法如藩籬守法如疆界強者以擊縮弱者以安全
至裁法乎人君之衛天下所恃而生也闇主則不然不
能以法制勝私欲不知已亦待法而後安故從欲而慢
法其意若曰法者我之可自出也何有於法哉曠乎所
愛則無勞而封爵有罪而不誅或利害僅如毛芥而輒
變大法名分不立百職相侵日革月易人不知所循下

皆知法之易撓而可踰也則險庸譎詭者舞其私意以動法俾諛便僻者倚上之愚以貨法悍暴傑健者奮其亂力以干法如是故法亡而民亡民亡而國亡矣如藩籬然臧獲者超履穿穴而主人弗禁安能使盜之不窺而保其室中之所有也如封界墮隧然其羊童牛牧已嘗有蹊之徑之迹矣安能制衆人之不來而全其果蔬稼穡也或曰法之說無乃膠固滯事而失於圓通徇物之道歟曰不然法者天下之公也千世之守也大道也通者人臣之私也一時之偷便也短術也法同而治異者吏不能舉法也吏之罪也法不可輕立亦不可屢變也立法之主必若禹湯文武漢祖唐宗者也議法之臣必若臯陶伊尹周召蕭張房杜者也晁錯且尚弗克况庸人乎臣切觀今之世朝廷或弛祖宗之法群下或慢朝廷之法大臣或率胷臆而輕法庸士或作衆辯而侮法爲牧伯者或繫斷於法外以爲能臣恐綱紀制度緣是亂法緣是而亡故作法原

勢原

君之所以安危國之所以存亡治亂今之所以行不行勢也不善知勢不能爲創業之君不知勢之可畏而失其所以審度將順不可以爲持成之君經治之臣故善用國者勢而已矣理勢循則行任則變動則險止則平輕能重緩能速故物有至小而力不可勝既事有至易而功不可勝原發如毫芒針端而巨若丘阜本在拱把而遠際窮髮者勢也如戶之運也如車之馳也如弓之圓也如矢之激也如衡以一權而舉數倍之重也水之注於卑澤也火之燎於風中也兵之奮寡而走衆也

人之乘高而制下也勢也豈惟萬物爲然今夫一人而勝天下之大制天下之衆兼聽天下之廣沛焉有餘非勢而何如也故明者用勢闇者用於勢明者提至要之處持其關紐制其樞機動靜在我開闔在我弛張在我一教一令一賞一罰必輔之以形勢故教之而行者易令之而從者速賞一而千萬人勸罰一人而千萬人懼仁少而悅者多義近而服者遠無他理勢爲之也教令賞罰仁義而無形勢之輔必且人人而治之矣人人而治之教之行也必艱令之出也必煩天下之善有餘而賞不足天下之惡有餘而罰不足天下之民無窮而仁義不足無他理勢不先也夫千世之君可俚指而數之矣或善或惡或仁或義其間差不能銖寸而功名輒相倍從禍福輒相百萬者無他形勢之異使然也成湯祝

獸網而歸者三十六國文王葬枯骨而天下三分有其二千世之君德有大於此者矣而湯文用此收天下之助也從民情而集天下之勢也方形勢之在桀紂夏臺之囚羑里之獄如拘匹夫及善惡之暴也形勢之變而遷也如林之師而莫敢射車中之木主故天下之勢安則動難動則安難當其安也垂紳端委深拱於堂與戶牖之內而高論治古之上尊明如天日閑隱如震霆煦煦如雨露肅肅如風霜指顧叱咤而天下莫不趨走鞭笞海外之蠻夷若制童妾雖有劉項之魁雄曹馬之姦桀必且老死民籍而不敢唱及乎昏孺爲之也席先王之位傳先王之民朝有遺臣故老事有綱目軌度先王之澤未涸天下之勢未運自視其安也以爲無有危事也任一喜怒從一嗜慾矣而患未切已也以爲可爲

而無傷也習知天下之尊服已也以爲人終莫敢蹙路
馬之芻觸囿兔之毛也馘頓關紐嬉弄機樞動靜不以
時開闔不以法張弛不以節滯樂在宮中而怨毒滿天
下略易在一朝而禍患遺千日民心之他屬也君柄之
旁落也勢之翻然而離也雖欲安之不可能也切譬之
山之高厚也萬夫不能墮壞也朽壤生乎中巋石震乎
上及其傾也人力不能枝柱而維持也非天事也勢
也故前聖創業起今之利變昔之害所以治天下之具
甚備憂天下之慮甚深綴民心而久天下之勢堅完固
密爲不可拔及其久未嘗無罅缺蠹漏也然而其剝也
亦有漸矣在後聖時節其勢而繕之耳汰則約之危則
平之擾則靜之微則養之弱則扶之急則縱之緩則持
之塞則導之使萬事之理百物之節皆不至於窮極而
太變則勢久而長無爲亡之形矣故勢之在我也我蓄
積之固執之審則發弗便則居故勢爲我使而天下莫
能逆也若一失其要則橫肆奔悍於外不可復之雖天
天下一旦驅擠捭壓而仆矣臣故曰如戶之運也如車之
馳也如弓之圍也如矢之激也如一權而舉數倍之重
也如水之注於卑澤也如原火之燎於風中也如兵之
奮寡而走衆也如人之乘高而制下也其動不可不謹
也人主勢知則處治如將亂處存如將亡處安如將危
而亂與危亡亦且不至臣故作勢原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三十六詔赦目錄

漢

高帝 三道

武帝 五道

武帝 三道

章帝 四道

文帝 八道

宣帝 五道

光成 四道

景帝 二道

元帝 三道

明帝 二道

唐

陸敬輿 二道

宋

建隆登極赦 一道

王禹玉 六道

曾子開 二道

元絳 一道

盧多遜 一道

蘇子瞻 四道

鄧伯溫 一道

呂晦叔 一道

歐陽永叔 四道

范淳父

王介甫 一道

元

王鶚 一道

王構 一道

徒單公履 一道

程鉅夫 一道

李謙 一道

曹元明 一道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三百二十六 詔赦目錄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三百二十六

左長史上海李伯璵編輯

紀善慈谿馮厚校正

詔赦類

漢

尊太公曰太上皇詔 高帝

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
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
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
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太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
侯將軍群卿大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
尊太公曰太上皇

獄讞詔

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又繫不決自今以來縣不官獄疑者各獄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能決謹具為奏傳所當比律令以聞

求賢詔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愚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也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鄴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王有

而弗言覺免年老癯病勿遣

議犯法相坐詔 文帝

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弗取其議朕聞之法正則民慙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於民為異者也朕未見其便宜熟計之

議振貸及養老詔

方春和時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阡於死亡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鬻者或以陳

粟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為令

除誹謗法詔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
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誣言之罪是使眾臣不敢盡情
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
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使以為大逆其有他言吏
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
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勸農詔

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
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飢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
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使奉吾詔不
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

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置二老孝悌力田常負詔

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二老眾民之師也
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
云無應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遣謁者
勞賜二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
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
三老孝悌力田常負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除肉刑詔

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何
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
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
陷焉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

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爲令

增祀無所詔

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而又撫臨天下朕甚自媿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爲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羨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議佐百姓詔

閒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廢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爲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立孝文廟樂武詔 景帝

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耐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

孝憲廟耐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
不異遠方除誅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遂群
生減耆欲不受獻罪人不孥不誅亡罪不私其利也除
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朕既不敏弗能勝識此皆
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
施四海靡不獲福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
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后祖宗之
功德施千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
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

令二千石脩職詔

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
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
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

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徭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
以備災害彊母攘弱眾母暴寡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
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吏以
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姦法與盜
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脩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
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復高年子孫詔 武帝

古之立教鄉里以齒朝廷以爵扶世導民莫善於德然
則於鄉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順孫
願自竭盡以承其親外迫公事內乏資財是以孝心闕
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為復子若孫
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

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
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
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選
豪俊講文學稽叅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
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
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
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
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
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
不舉孝廉者罪

今禮官勸學詔

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
壞樂崩朕甚憫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薦諸朝其

今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爲天下先太常其
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黨之化以厲賢材焉

察茂材異等詔

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
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跣弛之士亦
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
及使絕國者

止田輪臺等詔

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
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
侯擊車師時危須尉犁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
歸發畜食迎漢軍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共圍
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漢

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強者盡食畜產
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
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尚廝留甚衆曩者朕之不明以
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
匈奴若馬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師遣貳師將軍欲以
爲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著龜小吉不行
迺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爲文
學者迺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
馬不祥甚哉或以爲欲以見彊夫不足者視人有餘易
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匈奴困敗公車方士太史治星
望氣及太卜龜著皆以爲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
又曰北伐行將於黼山必克卦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
發二師下黼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重

合侯得虜候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
諸道及水土以詛軍單于遺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
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常言漢極大
然不能飢渴失一狼走千羊迺者貳師敗漢軍士死略
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
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
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所弗能爲
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今邊塞未
正闌出不禁障候長使使卒獵獸以皮肉爲利卒苦而
烽火之失亦上集不得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迺知之
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闕
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
計對

有喪者勿徭事詔 宣帝

導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衰經凶災而吏徭事使不得葬傷孝子之心朕甚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徭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

令二千石察官屬詔

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群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繇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或擅興徭役飾廚傳稱過使客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疾疫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

益小吏祿詔

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

褒黃霸詔

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眾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於教化興于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

戒不禁姦邪詔

蓋聞上古之治君臣同心舉措曲直各得其所是以上下和洽海內康平其德弗可及已朕既不明數申詔公

卿大夫務行寬大順民所疾苦將欲配三王之隆明先
帝之德也今吏或以不禁姦邪為寬大縱釋有罪為不
苛或以酷惡為賢皆失其中奉詔宣化如此豈不繆哉
方今天下少事繇役省減兵革不動而民多貧盜賊不
止其咎安在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謾以避其課三
公不以為意朕將何任諸請詔省卒徒自給者皆止御
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使真偽毋相亂

議律令詔 元帝

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令
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
斯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惟在
便安萬姓而已

初陵勿置縣邑詔

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頃者有司
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民以奉園陵今百姓遠棄先祖
墳墓破棄失產親戚別離人懷思慕之心家有不自安
之意是以東垂被虛耗之害關中有無聊之民非久長
之策也詩不云厚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慮此中國以綏
四方今所為初陵者勿置縣邑使天下咸安土樂業亡
有動搖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

赦天下詔

蓋聞明王之治國也明好惡而定去就崇敬讓而民興
行故法設而民不犯令施而民從今朕獲保宗廟兢兢
業業匪敢懈怠德薄明闇教化淺微傳不云乎百姓有
過在予一人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三
老孝弟力田帛又曰方春農桑興百姓戮力自盡之時

也故是月勞農勸民無使後時今不良之吏覆案小罪
徵召證案與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失一時之作亡終
歲之功公卿其明察申救之

封丙吉後詔 成帝

蓋聞褒功德繼絕統所以重宗廟廣賢聖之路也故博
陽侯吉以舊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夫善善
及子孫古今之通誼也其封吉孫中郎將關內侯是故
博陽侯奉吉後

憂郡國災異詔

數敕有司務行寬大而禁苛暴訖今不改一人有辜舉
宗拘繫農民失業怨恨者眾傷害和氣水旱為災關東
流冗者眾青幽冀部尤劇朕甚痛焉未聞在位有惻然
者孰當助朕憂之已遣使者循行郡國被災害什四以

上民貲不滿三萬勿出租賦逋負未入皆勿收流民欲
入關輒籍內所之郡國謹遇以理務有以全活之思稱
朕意

罷昌陵詔

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
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內尚未加功天下虛
耗百姓罷勞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朕惟其難怛然傷心
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及故陵勿使吏令
天下母有動搖之心

封卓茂詔 光武

前密令卓茂束身自脩執節淳固誠能為人所不能為
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
表商容之間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

議省刑法詔

頃獄多寃人用刑深刻朕甚愍之孔子云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省刑法

報臧宮詔

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彊而

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

賜周黨帛詔

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

行養老禮詔 明帝

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眇眇小子屬當聖業問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令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軼輪供綏執授侯王設醬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爵而酌祝哽在前祝噎在後升歌庶鳴下管新宮八佾具脩萬舞於庭朕固薄德何以克當易陳負乘詩刺彼己永念慙疚無忘厥心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

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

引咎詔

朕以無德奉承大業而下貽人怨上動三光日食之變其災尤大春秋圖讖所為至譴永思厥咎在予一人群司勉脩職事極言無諱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帝覽章深自引咎乃以所上班示百官又曰群僚所言皆朕之過人寃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人力繕脩宮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昔應門失守關隍刺世飛蓬隨風微子所歎永覽前戒竦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申明車服制度詔

昔曾閔奉親竭歡致養仲尼葬子有棺無槨喪貴致哀禮存寧儉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為奢靡生者無擔石之儲而財力盡於墳土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於一奠糜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子孫飢寒絕命於此豈祖考之意哉又車服制度恣極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衆有司其申明科禁宜於今者宣下郡國

尊師傅詔

章帝

朕以眇身託于王侯之上統理萬機懼失厥中兢兢業業未知所濟深惟守文之主必建師傅之官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行太尉事節鄉侯熹三世在位為國元老司空融典職六年勤勞不怠其以熹為太傅融為太尉並錄尚書事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小雅之所傷也予違汝弼汝無面從股肱之正義也群后百僚勉忘厥職各貢忠誠以輔不逮申勅四方稱朕意焉

講議五經同異詔

蓋三代導人教學為本漢承暴秦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為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各家孝宣皇帝以為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書後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復置顏氏嚴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此皆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至永平元年長水校尉儵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義今學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又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於戲其勉之哉

禁考獄多酷詔

律云掠者唯得榜笞立又今丙箠長短有數自往者大獄以來掠考多酷鉗鑽之屬慘苦無極念其痛毒怵然動心書曰鞭作官刑豈云若此宜及秋冬理獄明為其禁

蠲除禁錮詔

書云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遠一人犯罪禁至三屬莫得垂纓仕官王朝如有賢才而沒齒無用朕甚憐之非所謂與之更始也諸以前妖惡禁錮者一皆蠲除之以明棄咎之路但不得在宿衛而已

唐

奉天改元赦

陸敬輿

門下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悖改過朕嗣服丕構君臨萬邦失守宗桃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未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厥初以示天下

惟我烈祖邁德庇人致俗化於和平拯生靈於塗炭重
熙積慶垂二百年伊爾卿尹庶官洎億兆之衆代受亭
育以迄于今功存于人澤及於後肆予小子獲續鴻業
懼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
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察征戍之
勞苦澤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猶昧省
已遂致興戎徵師四方轉運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
行齋居送衆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
胄祝奠乏主室家靡依生死流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
田萊多荒暴命峻於誅求疲眊空於杼軸轉死溝壑離
去鄉閭邑里丘墟人煙斷絕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怨
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賊臣乘釁肆逆滔
天曾莫愧畏敢行凌逼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辱於祖

宗下負於黎庶痛心覩貌罪實在予未言愧悼若墜淵
谷賴夫天地降祐人神協謀將相竭誠爪牙宣力屏除
大盜載張皇維將弘求圖必布新命朕晨興夕惕惟念
前非乃者公卿百僚累抗章疏擬以徽號加于朕躬固
辭不獲俯遂輿論昨因內省良用矍然體陰陽不測之
謂神與天地合德之謂聖顧惟淺昧非所宜當文者所
以化成武者所以定亂今化之不被亂是用興豈可更
徇群情苟膺虛羨重予不德祗益懷慙自今已後中外
所上書奏不得更稱聖神文武之號夫人情不常係於
時化大道既隱亂獄滋豐朕既不能弘德導人又不能
一法齊衆苟設密網以羅非辜為之父母實增愧悼今
上元統曆獻歲發生宜革紀年之號式敷在宥之澤與
人更始用答天休可大赦天下改建中五年為興元元

年自正月一日昧爽以前大辟罪已下罪無輕重咸赦
除之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有以忠勞任膺將相
有以勲舊繼守藩維朕撫馭乖方信誠靡著致令疑懼
不自保安兵興累年海內騷擾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
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屈已弘物予何愛焉庶懷引慝
之誠以洽好生之德其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及所
管將士官吏等一切並與洗滌各復爵位待之如初仍
即遣使分道宣諭朱滔雖與賊泚連坐路遠未必同謀
朕方推至誠務欲弘貸如能効順亦與惟新其河南河
北諸軍兵馬並宜各於本道自固封疆勿相侵軼朱泚
大為不道棄義蔑恩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
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應被朱泚脅從將士官
吏百姓及諸色人等有遭其扇誘有迫以兇威苟能自

新理可矜宥但官軍未到京城以前能去逆効順及散
歸本道者並從赦例原免一切不問天下左降官即與
量移近處已量移者更與量移流人配隸及藩鎮効力
并緣罪犯與諸使驅使管兼別敕諸州縣安置及得罪
人家口未得歸者一切放還應先有痕累禁錮及反逆
緣坐承前恩赦所不該者並宜洗雪亡官失爵放歸勿
齒若量加收敘人之行業或未必兼構大厦者方集於
群材建奇功者不限於常檢苟在適用則無棄人沈黜
免之人沈爵既久朝過夕改仁何遠哉流移降黜亡官
失爵配隸人等有材能著聞者特加錄用勿拘常例諸
軍使諸道赴奉天及進收京城將士等或百戰摧敵又
萬里勤王扞固全城驅除大憝濟危難者其節著復社
稷者其業崇我圖爾以特加彝典錫名疇賦永永無窮

宜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身有過犯遞減罪三等子孫
有過犯遞減罪二等當戶應有差科使役一切蠲免其
功臣已後雖衰老疾患不任軍旅當分糧賜並宜全給
身死之後十年內仍回給家口其有食實封者子孫相
繼代代無絕其餘敘錄及功賞條件待收京日並准去
年十月十七日十一月十四日勅處分諸道諸軍將士
等又勤扞禦累著功勳方鎮克寧惟爾之力其應在行
營者並超三資與官仍賜勳五轉不離鎮者依資與官
賜勳三轉其累加勳爵仍許回授周親内外文武官三
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上各加一階仍並賜勳兩轉
見危致命先括攸貴掩骼埋胔禮經所先雖效用而或
殊在惻隱而何閒諸道兵士有死王事者各委所在州
縣給遞送歸本管官爲葬祭其有因戰陣殺戮及擒獲

伏辜暴骨原野者亦委所在逐近便收葬應緣流貶及
犯罪未葬者並許其家各據本官品以禮收葬自頃車
旅所給賦役繁興吏因爲姦人不堪命咨嗟怨苦道路
無聊沆可小康與之休息其墊陌及稅閒架竹木茶漆
權鐵等諸色名目悉宜停罷京畿之內屬此寇戎攻劫
焚燒靡有寧室王師仰給人以重勞特宜減放今年夏
稅之半朕以兇醜犯闕遽用于征爰度近郊息駕茲已
軍儲克辨師旅攸寧式當褰旌以志吾過其奉天宜升
爲赤縣百姓並給復五年尚德者教化之所先求賢者
邦家之大本永言茲道夢想勞懷而澆薄之風趨競不
息幽棲之士寂寞無聞蓋誠所未孚故求之未至天下
有隱居行義才德高遠晦迹丘園不求聞達者委所在
長吏具姓名聞奏當備禮邀致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

能直言極諫及博通墳典達於教化并洞識韜鈴堪任
將帥者委常叅官及所在長吏聞薦天下孤老鰥寡惇
獨不能自活者並委州縣長吏量事優恤其有年九十
已上者刺史縣令就門存問義夫節婦孝子順孫旌表
門閭終身勿事大兵之後內外耗竭貶食省用宜自朕
躬當節乘輿之服御絕宮室之華飾率已師儉為天下
先諸道貢獻自非供宗廟軍國之用一切並停應內外
官有冗員及百司有不急之費委中書門下即商量條
件停減聞奏布澤行賞抑惟舊章今以餘孽未平帑藏
空竭有乖慶賜深愧于懷赦書有所未該者委所司類
例條件聞奏敢以赦前事相言告以其罪罪之亡命山
澤挾藏軍器百日不首復罪如初赦書日行五百里布
告遐邇咸使聞知

貞元改元大赦

門下王者體元立極欽若乎天地纂業承統嚴奉于祖
宗用能百神允諧兆庶永賴立國之本斯其大經朕燭
理不明違道招損往遭多難淪陷國都天地宗祧曠而
莫主則是欽若嚴奉之義缺矣甚用懼焉洎復京師遽
將告謝有司以人力耗數禮物廢隳日居月諸歲幸云
暮卜其吉日俯在上春齊心永懷坐以待曙而百辟卿
士抗疏上言咸謂人心未寧不足以盡敬寇孽猶在不
足以告功迫於群情俯抑誠願郊廟孔邇瞻言莫從悼
心慚顏胡寧自處重以和平未洽災沴荐臻去歲旱蝗
兩河為甚人流不息師出靡居加之以徵求因之以荒
饑困窮殍餒轉死丘墟關輔之間冬無積雪土膏未發
宿麥不滋詳思咎徵有為而致兵戎之後餘糧尚存獄

犴之中深寃未釋又河中淮右逆將阻兵汙脅齊人陷
之死地雖欲自雪厥路無由抱義銜寃足傷和氣此皆
由朕獎德播災于人爲之父母實用愧恥今玄陰已謝
春日載陽句萌畢伸幽螫咸震思與海內同心自新發
號更元用符天意宜改興元二年爲貞元元年自正月
一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
結正繫囚見徒罪無輕重咸赦除之先准勅令量移收
敘人所司據節文逐與處分應河中脅從將士多是奉
天赴難功臣本居朔陸夙尚忠節豈以一夫誑誤棄其
累代勲庸朕於此軍尤所不忍特宜洗滌以待初誠自
非與官軍決戰死於鋒刃其餘雖臨陣擒獲亦從釋放
棄逆歸順者在身先有官爵實封一切如舊仍准前後
勅所在便給賞錢并與甄敘如有困危効節建立殊庸

量其事績特加獎擢李懷光若能幡然悔過束身赴朝
念其嘗有大勲必當終始全護仍准前勅授之官封朕
於功臣庶亦無負淮西將吏百姓等皆被劫制久爲匪
人詢爭原情諒非獲已今王師四合計日誅夷玉石俱
焚用增惻憫宜令諸道進軍之日唯存首惡一人自餘
徒黨悉從原宥如有歸順及立功者並准河中將士例
褒獎夫爲國之要在於審官共理分憂守宰彌切闔境
性命繫乎其人將使里閭無愁苦之聲風俗興廉讓之
教得不慎東髦彥寄之化源自今已後諸州刺史有關
中書門下於朝官中精擇有理工術者授之如刺史
縣令在任頻年課績尤異者擢授侍郎給舍郎官御史
中外迭處用觀其貶賞罰必行期於競勸自頃選曹署
吏唯以書判求人務騁浮華莫稽實行且能言者不必

適用蘊用者或未能言凡為擇人其在精覈宜令清資
常叅官每年於吏部選人中各舉所知一人堪任縣令
錄事叅軍者所司依資敘注擬便於甲曆之內具標舉
主名銜仍牒報御史臺如到任後政尤異者有贓犯事
迹著明者所司錄舉官姓名聞奏以為褒貶其內外官
及京城諸使名目委御史審勘會商量并省停減仍集
百寮定議務從簡約息費使人其京官職田及息利官
錢等黠吏詆欺移易疆畔或貧人轉徙捕繫親鄰日月
滋深耗弊彌甚亦令百寮議其折衷擇善而行往以賦
役殷繁人不堪命定為兩稅事額易從比屬軍興或踰
始制法無所守吏益為姦哀我勞人汙可小息自諸道
州府除兩稅外應有權宜科率差使一切悉停京畿及
近縣所欠百姓和糴價直委度支即勘會支給諸道非

臨寇賊州縣自冬已來黠召官健子弟並宜放散任營
生業應經陷賊州縣百姓屋宇被焚毀并貧病老弱及
遭傷損之類所在量加優恤使得安存天下名山大川
并自古聖帝明王賢臣烈士祠廟墳墓各委當處長吏
擇日致祭必資精潔以達志誠班制有差所以序賢也
廩秩有等所以明勸也今或高卑失序中外相踰至於
卿士之家尚罹凍餒之患忠信重祿豈其然耶內外官
祿及俸錢手力雜給等委中書門下度支即叅詳定額
聞奏應赴奉天及收城將士等並切存社稷節著難危
中心藏之豈忘酬報頃緣府藏空竭賞給未周乃眷勲
臣實用增愧應准元勅合請賞錢人委所司節減在官
及百司費用據所有財物速與給付應在京城及諸道
立功將士等先有詔旨並許甄升所司勘會淹歷時月

委中書門下即准元勅處分諸軍行營并河中朝邑被
脅從將士家口在京及諸州府者宜令本道節度觀察
使安存賑恤各令優給應諸軍使立仗見在城將士等
共賜七萬匹制書有未該備所司速皆類條件聞奏敢
以赦前事相言告者以其罪罪之忘命山澤挾藏軍器
百日不首復罪如初赦書日行五百里遐邇咸知

宋

建隆登極赦文

五運推移上帝於焉睠命三靈改卜王者所以膺圖朕
起自僂微備嘗艱險當周邦草昧從二帝以徂征泊虞
舜陟方翊嗣居而纂位但罄一心而事上敢期百姓之
與能屬以北虜侵疆邊民罹苦朕長驅禁旅往殄胡塵
鼓旗纔出於國門將校共推於天命迫迴京闕欣戴眇

躬幼主以曆數有歸尋行禪讓兆民不可以無主萬機
不可以曠時勉徇群心已登大寶昔湯武革命發大號
以順人唐漢開基因始封而建國宜國號大宋改周顯
德七年為建隆元年乘時撫運既叶於謳謠及物推恩
宜周於華夏可大赦天下於戲革故鼎新景命初隆於
王室管宥肆赦鴻恩普洽於民心更賴將相王公協謀
同力共裨寡昧以致升平凡爾萬方咸知朕意

幸西京詔

盧多遜

定鼎洛邑我之西都燔柴泰壇國之大事况削平江表
底定南方惟率士之混同自上天之鑑祐內慙涼德感
是洪休得不罄以恭虔申其告謝睠惟京叨西顧兆陽
位於南郊豆籩陳有楚之儀黍稷奉惟馨之薦朕今暫
行西京取四月內選日有事於圓丘宜令有司各揚其

職禮容儀衛典故在焉祇事肅成無或煩擾諸道州府
不得以進奉為名輒有率歛凡在中外當體予懷

通商茶法詔

歐陽永叔

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故民足於下而君裕於上國
家無事刑罰以清自唐末流始有茶禁上下規利垂二
百年如聞比來為惠益甚民被誅求之困日惟咨嗟官
受濫惡之入歲以陳積私藏盜販犯者寔繁嚴刑峻誅情
所不忍使田閭不安其業商賈不通于行嗚呼若茲是於
江湖閒幅員數千里為陷穽以害吾民也朕心惻然念
此久矣聞遣使者往就問之而皆謹然願弛權法歲入
之課以時上官一二近臣件析其狀朕嘉覽于再猶若
慊然又於歲輸裁成其數使得饒阜以相為生剗去禁
條俾通商賈歷世之弊一旦以除著為經常弗復更制

損上益下以休吾民尚慮喜於立異之人緣而為姦之黨
妄陳奏議以惑官司必實明刑用戒狂謬布告遐邇體
朕意焉

賜觀文殿學士禮部尚書王舉正不允詔

夫朝廷之廣大賢雋之衆多必有播然者壽之臣以當
上所優禮之異或事思所訪則有老成俾時之式瞻以
為人望故禮雖七十猶有不得謝者焉卿懿文高行有
君子之風清節今聞為當世所重閱書秘殿日侍清閑
進讀經筵坐論道德固非有官司之責筋力之勞宜思
少安副我眷待

賜夏國主詔

朕嗣守丕圖日新庶政方推大信以協萬邦恩與藩屏
之臣未遵帶礪之約矧勤王而述職固奕世以推誠而

近年以來將命之使或不體朝廷之意圖循規矩之常
多於臨時率爾改作既官司之有守致事體以難從且
下脩奉上之儀本期効順而君有錫臣之寵所以隆恩
豈宜一介於其間輒以多端而生事在國家之撫御固
廓爾以無疑想忠孝之傾輸亦豈欲其如此故特申於
旨諭諒深認於眷懷今後所遣使人更宜精擇不令妄
舉以紊彝章所有押賜押伴使臣等亦已嚴行戒勵苟
有違越必實典刑載惟信誓之文炳若丹青之著事皆
可守言貴弗違毋開閒隙之萌庶敦悠久之好

求直言詔

韓持國

朕涉道日淺掩手致治政夫厥中以干陰陽之和乃自
冬迄春旱暵為雪四海之內被災者廣聞詔有司損常
膳避正殿冀以塞責消變歷日滋久未蒙休應嗷嗷下

民大命近止中夜以興震悸靡寧永惟其咎未知攸出
意者朕之聽納不得於理歟獄訟非其情歟賦斂失其
節歟忠謀讜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眾
歟何嘉氣之久不效也應中外文武臣寮並許寔封直
言朝政闕失朕將親覽考求其當以輔政理三事大夫
其務悉心交儆成朕志焉

為雨災許言時政闕失詔王禹玉

蓋聞古之聖賢在位陰陽和風雨時日月光星辰靜黎
民阜蕃以底休平朕甚慕之朕猥以眇身託于王公之
上夙夜以思惟懼不能以承先帝鴻業而比年以來水
濟為沴迺八月庚寅大雨京師室廬墊傷被溺者眾大
田之稼害于有秋竊迹災變之來曾不虛發豈朕之不
敏於德而不明於政歟將天下刑獄滯冤賦繇煩苦民

有愁歎亡聊之聲以奸其順氣歟不然則何天戒之甚也今飭躬焦思欲銷復大異而未聞在位者之忠言進祈自新厥路何繇焉應中外臣寮並許上實封言時政闕失及當世之利病可以佐元元者悉心以陳毋有所諱執政大臣皆朕之股肱其協德交修以輔朕之不逮

封太祖皇帝後詔

昔我藝祖皇帝之興以天發之期兵未始一血刃而卒再造區夏其大謀盛烈被諸萬世而莫高焉朕奉承聖緒夙夜不敢康乃顧後之子孫寔微弗顯而有司未嘗議封爵之文豈朕所以尊大統推親親之意哉且積厚者其流遠施大者其報豐宜令中書門下考太宗之籍以屬近而行尊者一人裂土地而王之使常從獻于郊廟世世勿復絕

賜吳奎免恩命不允詔

天子惟君萬邦建時百辟以祗迪于乃事矧曰左右之臣以朝夕承乂乃辟予敢有弗欽爾克懋乃猷茲庸命爾圖厥政爾乃陳所以固辭朕命者三朕思有虞之世群臣皆讓亦莫安厥位終救之曰俞汝往哉爾弗遯聞于前人其率時訓惟厥中嗚呼慎爾止毋倚乃身乃罔弗孚于休

賜判亳州富弼乞罷使相不允詔

朕初臨丕基首撰大吏方勞精而共務忽引疾以屢辭去雖踰於歲年念不舍於朝夕適覽奏函之說又將使袞之還且重祿所以賦上賢樂郡所以優舊德宜收曲慮終保高名

嘉祐明堂赦

朕承三聖之基履四海之貴深惟持國之日久益念為君之道難有臨聽之瘳庶以圖天下之佚無奉養之靡庶以資天下之豐兢兢萬務之維微勉勉前事之所戒倚以左右輔弼之正予敢有弗欽事于上下神祇之明予敢有弗肅厲九穀登富三辰昭華象來桂海之祥塵絕玉關之警有邦之應於朕豈切恭念為天子者必修報本之禮為人之子者必懷追養之慕重循菲德屢緝曠文頃按明堂之圖古如路寢之制載經斯室載度斯筵直大火之駢芒乘季秋之肅氣物無上帝之稱非躬祠不足昭虔虔聖維文考之尊非嚴配不足盡虔孝於時備法物之駕服大冕之章格靈貺於真庭欵清德於太宇還祇宗祀之舉具飭純誠之將迺神光陸離燭于薦鬯之夕喜氣休晏被于燎柴之時亶丕事之繼成敢蕃釐之專鄉宜孚廷渙以契天心可大赦天下於戲承神之胙既均輝耀之微盪俗之瑕復若風霆之布蓋禮鉅則擇之博孝至則勸以遐尚賴素文之英經武之傑厲同寅於王室壯大治於邦圖共荷無疆之休亦膺無窮之聞

治平立皇太子赦

王者承天立極莫不思長世之圖為國建儲所以正萬邦之本故朕親先父子而天下不以為愛命發朝廷而天下不以為私學予上嗣之良稟自日躋之聖出而就傳寢窮學肆之聞入則承顏勤至寢門之問比疏榮於王社益侈德於天枝顧荷丕基之艱猶虛正體之貳矧漢文命嫡著於即祚之初年且夏后立子期以傳家於萬世維群元之所後維大器之所承式符少海之祥

宜踐東朝之位肆顯冊之不發嘉僉言之大同爰契
歡心用覃曠澤可大赦天下於戲文昭武穆夙詒燕
後之謀震長離明本有承華之象蓋義重辱先者禮必
亟舉慶施辱上者愆必遐流咨爾庶方當體朕意

賜阿里骨詔

蘇子瞻

惟爾祖先世篤忠孝本與夏賊日尋干戈亦惟恃我朝
廷爵秩之隆用能保爾子孫黎民之衆肆朕命爾嗣長
乃師而承襲以來強酋外擅爾弗能禁恣其所為遂據
洮城以犯王略陰連夏賊約日盜邊朕愍屬羌之無辜
出偏師而問罪示惡俘獲餘黨散亡山後底平河南綏
服朕惟率酋豪而捍疆場乃爾世功叛君父而從仇讎
豈其本意庶能改過未忍加兵果因物以貢誠須洗
心而效順爾既知悔朕復何求已指揮熙河路更不出

兵及除已招納到部族外住罷招納依舊許般次往來
買賣及上京進奉爾宜約束種類共保邊陲期寵祿於
有終知大恩之難再勿使來疑復為虛言

賜新除落致仕依前光祿大夫范鎮赴闕詔

夫有德君子以精神折衝譬之麟鳳能服猛鷲朕虛懷
前席以致諸老非敢必以事諉也苟得黃髮之叟皤然
在位則朝廷尊嚴姦宄消伏卿雖篤老乃心王室母憚
數舍之勞以副中外之望

賜正議大夫知鄧州蔡確乞量移弟碩允詔

以義責備春秋有失教之譏以情內恕詩人有將母之
念碩之待罪事在有司難以貴近之親而廢朝廷之典
及觀來請有槩予心重違兄弟急難之詞以傷人子
奉養之意

賜端明殿學士銀青光祿大夫致仕范鎮獎諭
詔

朕惟春秋之後禮樂先亡秦漢以來韶武僅在散樂工
於河海之上往而不還聘先生於齊魯之間有莫能致
魏晉以下曹鄴無譏豈徒鄭衛之音已雜華戎之器聞
有作者猶存典刑然銖黍之一差或宮商之易位惟我
四朝之老獨知五降之非審聲知音以律生尺覽詩書
之來上閱箕虛之在廷君臣同觀父老太息方詔學士
大夫論其法工師有司考其聲上追先帝移風易俗之
心下慰老臣愛君憂國之志究觀所作嘉歎不忘

合祭天地詔

范淳父

朕聞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世有損益因時制
宜惟我祖宗嚴奉郊廟當遣官攝事皆考合於前文唯

奠王親祠自裁成於大禮每以三歲對越二儀成秩百
神大賚四海迄先帝元豐之末講方丘特祭之儀蓋將
補一代之闕容振百王之墜典朕惟菲德嗣守丕基列
聖已行謹當遵奉先朝未舉懼不克堪是以昔歲仲冬
竭誠大祀神祇饗答祖考燕寧前詔有司載加集議猶
欲咨度諸儒之論稽參六藝之文然理既不疑則事無
可議斷自朕志協于僉言祇率舊章未為成式今後南
郊合祭天地依元祐七年例施行仍罷禮部集官詳議
賜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蘇頌乞致仕不允
詔

祖宗以來貴德尚齒鼎槐之老莫不眷留班于大庭表
儀百辟卿向繇省轄進莅宰司深執勞謙懇求去位置
使祠館勉徇雅懷已退處於丘園尚何殊於田里矧卿

筋力克壯聰明不衰中外所瞻足以重國體茲至意無
或費辭

元符日食求言詔

曾子開

朕以眇身始承天序任大責重罔知攸濟永惟四海之
遠萬幾之煩豈予一人所能徧察必賴百辟卿士下及
庶民敷奏以言輔予不逮矧太史前告天將動威日有
食之期在正月變異甚鉅殆不虛生夙夜以思未燭厥
理將以彌綸初政消弭天譴非樂石之規孰開朕聽況
今周行之內人有所懷芻蕘之中言亦可採凡朕躬之
闕失若左右之忠邪政令之否臧風俗之媿惡朝廷之
德澤有不下究閭閻之疾苦有不上聞咸聽直言毋有
忌諱朕方開讜正之路消壅蔽之風其於鯁論嘉謀唯
恐不聞聞而行之唯恐不及其言可用朕則有賞言而

失中朕不加罪朕言惟信非事空文尚悉乃心毋悼後
害應中外臣僚以至民庶各許實封言事在京於合屬
處投進在外許於所在州軍附遞以聞布告邇遐咸知
朕意

賜新除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范純仁令
赴闕供職詔

卿三朝元老四海具瞻出處為邦國之重輕用舍繫仁
賢之消長又置散地宜還本朝俾陟降於殿帷仍總司
於琳館豈惟尊德尚齒昭示寵優庶幾鯁論嘉謨日聞
忠告昔周公已老猶在京師留侯雖病不去漢室眷惟
舊弼異世同心聞命疾馳副朕所望

元豐立皇太子赦

鄧伯温

父子一體也惟立長可以圖萬世之安國家大器也惟

建諸可以係四海之望位序蚤定而人莫不以爲悅與
禮亟崇而衆罔敢以爲私永惟上嗣之賢定有妙齡之
譽入而視膳孝友見於夙成出則好書聰哲繇於自得
粵紹休於正統猶虛位於東朝迺考耆龜之占迺稽方
冊之實載消吉日肇闢青宮周家先親不敢忘廟社之
重夏后與予蓋以順天之心宜肇曠恩徧暨群品可
大赦天下於戲離明震長繇帝緒於億年解吉漢身灑
天仁於萬物蓋禮之所行者大則澤之所流者深咨爾
多方體朕至意

賜知亳州歐陽脩乞致仕不允詔一道 王介甫
股肱名臣與國同體禮當得謝朕尚難之況年非告老
之時而勲在受遺之籍不留屏輔人謂斯何姑體至懷
少安厥位卿勲德之舊簡在帝心從容一州足以休養

而抗奏至於四五必以田里爲歸豈朕視遇故老有不
足於禮乎何其求去之果也欲喻至意莫知所言惟能
勉留實副勤佇

賜荅曾公亮詔

青我變異以戒入君推之股肱朕所不敢元勲舊德實
賴交脩謹告之來必緣象類明諭朕志使當天心庶幾
君臣並受遐福不務出此而果於辭權是惟保身豈
曰謀國

熙寧七年南郊大赦

元絳

王者欽崇神天嚴奉宗祏就郊以饗所以詔天下之恭
假廟而蒸所以教天下之孝洪惟五聖之列誕輯百王
之文肆予冲人昭事上帝載念物無以稱維一誠可以
展大報之儀祭不欲煩維三歲可以述躬行之典協會

康年之順道迎至日之長是用朝薦殊庭裸將大室乃
進登於陽時以裒對於皇穹合祛柔祗陟配文祖祝
禋告絜贊犧尚純六樂變音舞奏而諸物至二精揚燎
煙升而萬靈交方丕事之獲成敢蕃禧之專嚮宜勇大
號以資多邦可大赦天下於戲意盡精禋既秩宗所之
舉政施惠術亶昭慶宥之行維時黎元綏我德澤尚賴
謨明四近忠蓋群材儀圖新美之功勳相隆平之運同
底于治永孚厥休

賜宰臣韓琦請郡不允詔

呂晦叔

夫忘身徇國者前志之所高送生事居者人臣之所勉
顧惟寡昧矧在亮陰永言負荷之艱實賴股肱之助存
披采奏頗異予聞謂已事於心圖必聽辭於機柄雖未
代或爾在本朝則無唯天聖之初馮拯去位非緣使領
而獲罷蓋以疾疢之匪任卿體力素強望實兼劬所宜
遺履謙之近節懋經國之遠圖深體至懷勉綏厥位
元

中統元年五月赦

王鶚

我國家烈祖肇基先皇繼統惟圖日闢於疆宇未免歲
耀於兵威事有當為時難遽已朕獲承丕祚已降德音
念十卒暴露者久之而人民離散者多矣干戈載戢田
里俾安不期同氣之中俄有闕墻之侮顧其中幼敢啓
茲謀皆被姦讒相濟以惡彼既階於禍亂此當應以師
徒朕惟父母兄弟之親宗廟社稷之重遣使敦諭至于
再三亂紀執迷曾無少革以致宗族共怒戍甲乃興重
念兵方弭而復徵民甫休而再擾危疑未釋反側不安
註誤者至及於無辜拘囚者或生於不測非朕本意盡

然傷心宜推曠蕩之恩普示衰矜之意於戲悛心或啓
忍加管蔡之刑內難既平迓續成康之治

賜高麗國王曆日詔

諭高麗國王植獻歲發春式邁三陽之會對時育物宜
同一視之仁睠爾外邦忠於內附肇因正日庸展賀儀
方使介之還歸須筴書之播告今賜卿中統五年曆日
一道卿其若稽古典敬授民時勸彼東嶠之氓勤於南
畝之事茂迎和氣迄用康年時乃之休惟朕以懌

建國號詔

徒單公履

誕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紹百王而紀統肇
從隆古匪獨我家且唐之爲言蕩也堯以之而著稱虞
之爲言樂也舜因之而作號馴至禹興而湯造互名夏
大以殷中世降以還事殊非古雖乘時而有國不以義

而制稱爲秦爲漢者蓋從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又
即始封之爵邑是皆循百姓見聞之狃習要一時經制
之權宜槩以至公得無少貶我太祖聖武皇帝握乾符
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圖四振天聲大恢土宇輿圖
之廣歷古所無頃者耆宿詣庭奏章伸請謂既成於大
業宜早定於鴻名在古制以當然於朕心乎何有可建
國號曰大元蓋取易經乾元之義茲大治流形於庶品
孰名資始之功予一人底寧於萬邦尤切體仁之要事
從因革道協天人於戲稱義而名故匪爲之溢美乎休
惟求尚不負於投艱嘉與敷天共隆大號

清冗職詔

李謙

惟我祖宗肇造區夏雖中書已嘗建立而官制未暇舉
行迨予圖大以宅中思欲繼志而述事集儒臣之公議

法前代之彛章爰立省部院臺以正朝廷綱紀自疆土
極照臨之遠而省臺有內外之分日益月增官冗人濫
嘗勅有司而澄汰意能舊制之遵承比聞近待之言謂
益曩時之弊彼不勝重任有壅上聞苟尚蹈匪彛時惟
予咎其清冗職用復前規於戲官不必備惟其人朕恪
守已成之憲爾尚克勤于乃事卿永肩圖報之心

興師征江南諭行省官軍詔

王構

爰自太祖皇帝以來彼宋與我使介交通殆非一次彼
此曲直之事亦所共知不必歷舉迨我憲宗之世朕以
藩職奉命南伐師次鄂渚彼賈似道遣宋京詣我近臣
博都歡前河南路經略使趙璧請罷兵息民願奉歲幣
于我朕以國之大事宗親在上必雖入計用報而還即
位之始追意是言乃命翰林侍講學士郝經等奉書往

聘蓋為生靈之計也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惟和與戰宜
嗣報音其何與於使哉而乃執之卒不復命至如留此
一二行李於此何損於彼何益以致師出連年邊境之
閒死傷相藉係累相屬皆彼宋自禍其民也襄陽被圍
五年旅拒王師義當不貸朕先有成命果能出降許以
不死是既降附之後朕不食言悉全其命冀宋悔過或
啓令圖而乃迷執罔有悛心所以問罪之師有不能已
者今遣爾等水陸並進爾等當布告遐邇夫以天下為
事爰及干戈自古有之無辜之民初無與焉若彼界軍
民官吏人等去逆效順與眾來降或別立奇功者驗等
第官資遷擢其所附軍民宜嚴勅將士毋得妄行殺掠
父母妻孥家口毋致分散仍加賑給令得存濟其或固
拒弗從及迎敵者俘戮何疑

行科舉詔

程鉅夫

惟我祖宗以神武定天下世祖皇帝設官分職徵用儒雅崇學校為育才之地議科舉為取士之方規模宏遠矣朕以眇躬獲承丕祚繼志述事祖訓是式若稽三代以來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舉人宜以德行為首試藝則以經術為先詞章次之浮華過實朕所不取爰命中書參酌古今定其條制其以皇慶三年八月天下郡縣舉其賢者能者充賦有司次年二月會試京師中選者朕將親策焉於戲經明行修庶得真儒之用風移俗易益臻至治之隆

諭安南國詔

曹元明

諭安南國世子陳日煬我國家誕膺景命無綏萬邦德澤普加靡聞夷夏乃者先朝奄棄臣民朕以裕皇嫡孫

為宗戚大臣之所推戴爰自太祖皇帝肇其之地入承天敘於至治三年九月四日即皇帝位遂一甲子歲為泰定元年今遣亞中大夫吏部尚書馬合謀奉議大夫禮部郎中楊宗瑞資詔往諭爾國賜爾授時曆一帙惟乃祖乃父脩貢內附有年矣我國家遇卿甚厚以占城守臣上表稱卿之邊吏累發兵相侵朕為之惻然于中不知卿何為至是豈信然耶朕君臨天下視遠猶邇務輯寧其民俾各得其所卿其體予至懷戒飭士眾慎保又民俾毋忘爾累世忠順之意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三十六



